

# 宋學士全集

卷之七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四一	一八	三五三六
架	冊	類
		漢書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三六	一八	三五三六
架	冊	類
		漢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536
冊數	18	( 5 )
函號	316	71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卷末者同文振...  
 聲及歸我...  
 湖湘間...  
 廣學...  
 後學...  
 岸生...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之七

賜進士第文林郎浦江縣知縣高淳韓叔陽彙集

後學浦江張元中編次

庠生張孟纓校正

詹學士文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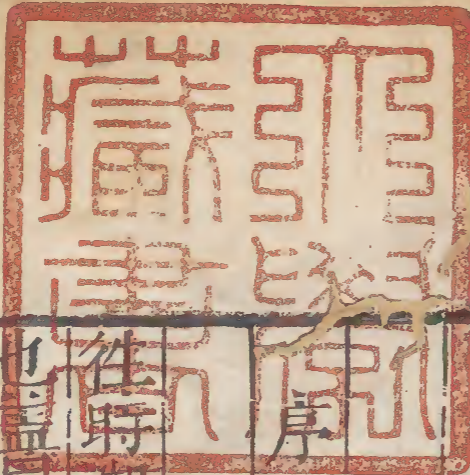
往時湖湘間材士大夫多以詞賦稱若江夏詹先生同文其一

也蓋同文襟韻蕭灑濟以雄博之學故體物瀏澆鏗鏗作金石

聲及歸我熙朝遂以文鳴一時當勝友如雲酒酣耳熱有執

卷來求者同文振衣而起捉筆四顧文氣網緼從口鼻間流出

頃刻盈紙爛爛皆成五采觀者從傍鼓譟且謂萬言倚馬可待



者將無大相遠自是有間奇俊士僉曰同文同文云予與同文  
交且久而同官翰林初見之甚驚後屢見之竊自嘆賦才暗  
劣規規方圓中日蹈古人軌轍不敢奮迅吐一奇崛語雖見諸  
簡牘者近一二千篇奄奄如無氣人作文固當如是邪去年之  
秋京畿試鄉貢士今年南宮試天下士同文皆持文衡區區亦  
與聞末議見同文考五經卷即讀數行輒操觚書云云書已復  
讀又書云云予視之析理精緻如漢廷老吏議法是非重輕不  
可掩人以文辭稱同文固未見其衡氣機如同文者其何可及  
邪其何可及邪韓退之推李杜文章光焰萬丈少陵之作頓剝  
沉鬱高不可攀深不可探謫仙之辭飄飄然游戲璇霄丹臺吹  
鸞笙而食紫霞絕去人間塵土思此無他精華發為光耀縱橫

交貫不自知其所止退之言當不誣同文之能致是者豈無其  
故哉然予聞太史公用覽名山川故作史記燁燁有奇氣同文  
他日西還予將相隨泛洞庭浮沅湘登大別九疑之山吸風吐  
雲一洗胸中穢濁使虛極生明明極光發然後揮毫以尾同文  
之後萃靈鳳之彩毛擷天葩之奇馨或者當有可觀同文果以  
爲何如邪同文以天集授予序神思播蕩急展牘書之懼其  
凌空飛去是爲序

歐陽文公文集序

文辭與政化相爲流通上而朝廷下而臣庶皆資之以達務是  
故祭饗郊廟則有祠祝播告寰宇則有詔令胙土分茅則有冊  
命陳師鞠旅則有誓戒諫諍陳請則有章疏紀功耀德則有銘

頌吟詠鼓舞則有詩騷所以著其典章之懿叙其聲明之實制  
其事爲之變發其性情之正闔闢化原推拓政本蓋有不疾而  
速不行而至者矣然必生於光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  
蘊索乎歷代盛衰之故洞乎百物榮悴之情藪乎鬼神幽明之  
蹟貫乎華夷離合之由舉其大也極乎天地語其小也則入夫  
芒秒而後聚其精魄形諸篇翰灑灑乎泱泱乎誠不可尚已世  
有與於斯者其惟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乎公諱玄字原功潭  
之瀏陽人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脩同出於安福令萬之後公  
幼岐嶷十歲能屬文逮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  
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爲淹貫遂擢延祐乙卯進士第歷  
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而兩爲祭酒六八

翰林而三拜承旨蓋當四海混一之時文物方盛纂脩實錄大  
典三史皆大制作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  
頒示萬方制誥多出公手金縉上尊之賜幾無虛月海內名山  
大川釋老之宮王公墓隧之碑得公文辭以爲榮片言隻字流  
傳人間咸知寶愛文學德行卓然名世羽儀斯文黼黻治具公  
之功爲最多君子評公之文意雄而辭贍如黑雲四興雷電恍  
惚而雨雹颯然交下可怖可愕及其雲散雨止長空萬里一碧  
如洗可謂奇偉不凡者矣非見道篤而擇理精其能致然乎嗚  
呼自宋迨元三四百年之間文忠公以斯道倡之於其先天下  
學士翕然而宗之今我文公復倡之於其後天下學士又翕然  
而宗之雙璧相望照耀兩間何歐陽氏一宗之多賢也不亦盛

哉初虞文靖公集助教成均其父并齋先生汲方教授于潭見公文大驚手封一帙寄文靖謂公他日必與之並駕齊驅由是文靖薦公升朝聲譽赫赫然相埒卒符於并齋之言文靖之文已盛行公薨之十四年其孫佑持公集二十四卷來謂濂曰先文公之文自擢第以來多至一百餘冊藏於瀏陽里第皆燬于兵此則在燕所錄自辛卯以至丁酉七年之作耳間有見於金石者隨附入之子幸為文序之以傳濂也不敏自壯角時即知誦公之文屢欲裹糧相從而不可得公嘗見濂所著潛溪後集不我鄙夷輒冠以雄文所以期待者甚至第以志念荒落學術迂疎不足副公之望况敢冒昧而序其文乎雖然公文之在霄壤中上則為德星為卿雲下則為朱草為醴泉光景常新而精神無虧亘萬古猶一日也序之與否尚何暇論哉佑字公輔問學精該論議英發無愧於家學者也

曾學士文集序

翰林直學士臨川曾先生既歿其子中衛經歷仰發其平日所著望周山金石齋青華閣海昭回從政丙午居賢前後編凡九藁及逾海逾遼二志通類為若干卷介其同年進士雷燧徵濂序其首濂時竊祿詞林銜中事嚴雖諾之而未暇為後三年仰之弟儕復走南京申前請為尤切濂將焉辭惟自是出於鄰國公自都鄉侯據南徙代有顯人至於文定公輩文肅公布文昭公肇起於南豐遂以文章名天下文定之製燦然本放雄渾瑰偉文昭之作簡嚴平實溫潤雅馴最為學者之所同慕不翅景

星之與卿雲而文肅之子司農少卿紆固守家法亦以辭章稱  
君子謂如魯殿秦碑見者環情自可孤行於二君之後司農從  
孫季狸蚤從呂居仁徐師川游又能大肆於文其文言質而義  
正乾道淳熙間群公多畏敬之自時厥後作者繼軌要不可以  
一二數嗚呼何南豐曾氏之多賢哉先生之裔分自南豐父祖  
皆宋進士書詩之業遠有端緒先生既承家庭之訓又出從元  
夫鉅儒游鑽研六經孳孳唯恐弗力聞吳文正公講道華蓋山  
裹糧往叩之曾中疑難一旦永釋自是達之於文奮迅馳騁皆  
足以如其志至正辛巳嘗舉於鄉明年試禮部報罷當路惜之  
連薦為校官皆不赴後十四年甲午始擢進士第助教國子修  
撰翰林出任江西行省郎官入成均為丞遂升司業進詳定

副使拜監察御史已而復為副使改今官而歿先生名位既顯  
海內求文者接踵而至凡得片言隻簡不翅拱壁之貴蓋先生  
之文刻意以文定公為師故其駿發淵奧黼藻休烈起伏欽縱  
風神自遠王良執御節以和鑿而驅馳蟻封也朱絃疏越太音  
希聲而一唱三嘆也濤起阜湧颯行雲流力有餘而氣不竭也  
擅一代之英明作四方之楷則先生其有之矣濂也不敏幸識  
先生於建鄴欲以古文辭就正焉而先生亡矣故因仰之求文  
歷序南豐曾氏世學相仍之盛書于首簡使讀之者知先生無  
忝前人則為先生之子若孫必將感激奮勵期無媿於先生者  
矣先生名堅子白其字也剛明正直敢事多可書已見其嫻家  
危公素所撰墓銘茲不書

郭考功文集序

國家當興王之運其人才必出於倫言謀定命足以創業而垂統奉將天罰足以威加乎海內至於文學侍從之臣亦皆博習經藝彰露文綵足以備顧問資政化所以竭其補綴藻繪之責作其發揚蹈厲之勇據其獻替贊襄之益致其黼黻藻繪之盛此皆天也天意已定於其實之中楚生材而晉實用之撥亂世反之正昭宣人文而風動四方夫豈細故也哉洪武七年秋濂侍 皇上升武樓賜坐其側從容問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能知其人乎濂對曰會稽有郭傳者其字爲文遠寄迹釋氏法中其學有淵源其文雄贍新麗而精魄焜煌其論議崇欲皆根據乎六經波瀾相推若不知其所窮誠一代

奇才也

上領之未幾復召濂謂曰郭傳之文卿可持至朕將親覽焉時文遠偶以文一卷來貺因即以進 上覽

已笑曰誠如卿言會丞相 御史大夫來朝命內使出示之且褒嘉至再即日 召元於謹身殿奏對稱 旨詔銓曹擢爲應奉翰林文字於是文遠日侍 左右以備顧問 賜予便蕃不一而足每命題俾撰文若詩輒見賞愛文遠自以受知之深精白一心以承 休德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已而陞脩起居注遷考功丞而眷注益隆矣今年春濂蒙 特恩謝事東歸將與文遠別文遠盡出所爲文請濂序其首嗚呼古今辭章之士未嘗乏人第患知之者鮮爾州里中知之已聊足自慰况於卿大夫乎卿大夫知之則聲聞漸著亦可表見于世况於諸侯乎



諸侯知之則光輝四達十百之中僅一二見焉人且豔之曰是夫也爲人不翅足矣况上簡 聖天子之知而屢見褒辭者乎然 聖人之言即天也文遠之文天且知之矣則其際遇 有道之朝恭承 聖靈可謂千載一時者矣昔宋之孝宗嘗於禁中觀蘇子瞻文史臣書之以爲至禁此異世尚爾今文遠親受知於 聖明其爲榮輝又當何如哉他日文遠道益行文益顯史臣必爲立傳與經國諸臣同載簡冊以見興王之運人材之出皆非細故豈不爲盛典歟濂也不敏齒日衰而學日落縱曰以文自娛其視文遠殆猶土劍之於殷敦序諸首簡能不自愧乎雖然濂知文遠之文者也相知者不一言疇將言之因不敢牢讓文遠宜刪正焉也

莆陽王德暉先生文集序

給事中王寅敬伯詣濂王堂之署殷勤請曰寅之伯父最樂翁諱朝字德暉莆田人也其學出於同安尹陳公仁伯莆田之先達有二陳焉一則仁伯一則國子丞衆仲皆以文鳴于時實兄弟也其學又出於南塘趙氏之孫秘書公伯晞秘書公二陳之外王父也翁之所學淵源既正而其支流之相承遇奔石怒崖則噴薄如雷霆及至演迤平曠則煥然成文若綺縠之乍舒一翕一張類有物以司其柄者養之深而積之厚期大振于時柰何其數之奇再試鄉闈皆不利竟以布衣教授州里以終遺文散落於丘樊十不存一寅懼其泯沒而不傳也求得詩文若干首釐爲十卷翁之友方君炯門人陳君虛中將刻梓以傳願先

生爲之序濂受而讀之詩則森嚴踔厲有蒼淵之色文多簡古  
峭奧而真有餘不盡之意恒見於言表人能玩繹之久方始得  
之其淵源有自誠如敬伯所言不宜以無傳賴求翁之致是者  
亦由其養氣之充積學之宏乎蓋翁家甚貧或并日一炊每揚  
揚有喜色臨財甚介毫髮不苟取所見一定屹如江山力撼弗  
能動僅涉非義昇金遺之不一遷也唯游心古初思欲起聖賢而  
與之周旋故嘗以性分爲樂人叩其自得則曰守陰之宅臨陽  
之庭風行雨集金春玉鳴庫正吾室崇豈我榮夷夷于于而獨  
適其適不亦可乎嗚呼翁之所見若此其殆有德必有言者乎  
濂未冠輒受經學文於鄉先達若淵穎吳公立夫內翰柳公道  
傳文獻黃公晉卿皆天下名士悉得供灑掃之役其淵源非不  
正也第以受資平凡無以深詣而遠到年周甲子而踰六齡猶  
不能自振視翁之作不幾於有愧哉雖然濂不能文而評文恐  
未有先之者世之醜黻萎弱之文不脫場屋之故態者反足以  
襲取高位而翁卒終于布衣戴章甫衣逢掖者不知果有公議  
否乎濂特徇敬伯之請妄置品評於篇端其有激也夫其有感  
也夫

胡仲子文集序

韓退之抗顏師一世自李習之以下皆欲弟子臨之而習之蹇  
然不其相下崇言正論往往與退之角其復性乎賦二書脩身  
治人之意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蓋唐人之所僅有而可與退  
之原道相表裏者也濂嘗以爲習之識高志偉不在退之下遇

可畏如退之而不屈真豪傑之士哉古之君子其自處也高其自期也遠其自視也尊其擇師與友也審舉天下無足慊吾意者則求古人之賢者而師友之苟有得於心矣當時知否不卹也身之賤貴勿論也行之爲事功宜之爲言論一致也其心廓然會天地之全而游乎萬物之表觀古今如一日暮視千載以上之人若同堂接膝而與之語何暇以凡近者累其心乎孟子舍子思之門人而願師孔子非遺其師也道宜然也近世學者鄙陋而無志聞古之人畏之如雷霆鬼神不敢稍自振僕僕焉於庸常之人師云師云而卒無所成者皆習之之所棄也吾友胡先生獨不然自其少時誦數十萬言在諸生中已驚動其鄉邦老儒咸畏而敬之入其旣長而壯竒邁卓越務師古人出言簡奧不煩而動中繩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其非今世物也同郡大儒若吳貞文公立夫先生嘗師事之矣吳公亟稱其才不置黃文獻公晉卿以文學名天下見先生輒延致共語所以期待者甚隆而先生亦不爲之屈也諸公旣亡先生之學益成行益脩德愈邵而文愈雄大江之南稱賢者必曰先生而先生不自以爲至也今天子有國之初大臣交薦先生才行上憫其老不欲重煩以政命爲衢州教授會脩元史後薦入史館史成賜金帛遣歸或謂先生未展其所學而先生澹如也先生嘗慕邵子程子之爲人所養其深極乎博而守則約務乎大而不遺乎細於人鮮所推讓而所許者衆必以爲賢於言不輕發而所言者人必以爲當其所著并牧皇初諸文有習之之

辭而所得者非習之所及也先生年未老而文已傳於時獲讀之者莫不知其為可貴然其可貴者豈特文字哉是則先生之自得者世之人未必能之知雖濂亦不能盡置詳也濂與先生同師於吳公相友五十餘年髮禿齒豁矣見世之士多失心之所仰而服者惟在先生則先生之文豈獨今之所難遇乎與予劉剛撰次成集而王君士覺為圖其傳來請序之濂不讓而書其首篇所以歎先生之善學古人而幸天下之見其文也先生名翰字仲申金華人仲子其別號云

曾助教文集序

臨川曾先生且所為文凡若干篇其門人某類編成書 而以首簡請余序序曰天地之間萬物有條理而弗紊者莫非文而三綱九法尤為文之著者何也君臣父子之倫禮樂刑政之施大而開物成務小而裨身繕性本末之相源終始之交貫皆文之章章者也所以唐虞之時其文寓於欽天勤民明物察倫之具三代之際其文見於子丑寅之異建貢助徹之殊賦載之於籍行之於當世其大本既備而節文森然可觀傳有之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無文人者動作威儀人皆成文無文法者物理即文而非法之可拘也秦漢以下則大異於斯求文於竹帛之間而文之功用隱矣雖然此以文之至者言之爾文之為用其亦溥博矣乎何以見之施之於朝廷則有詔誥冊祝之文行之師旅則有露布符檄之文託之國史則有記表志傳之文他如序記銘箴贊頌歌吟之屬發之於性情接之於事勢隨其洪

纖稱其美惡察其倫品之詳盡其纏綸之變如此者要不可一日無也然亦豈易致哉必也本之於至靜之中參之於欲動之際有弗養焉養之無弗充也有弗審焉審之無不精也然後嚴體裁之正調律呂之和合陰陽之化攝古今之事類人已之情著之篇翰辭旨皆無所畔皆雖未造於至文之域而不愧於適用之文矣嗚呼文乎其可易言矣乎今吾先生淹貫羣經所謂三編九法其文理之粲然者加體素而擴充焉嘗以春秋連貫于鄉科目既廢益寓意於古文辭用功於動靜者久聲光燁然起士林中予取而讀之藻火黼黻之交輝金聲玉振之迭奏魚龍波濤之驚迅一一可以適於世用信夫萬物各有條理者於先生之文亦可以見之余在詞林先生方助教成均朝夕相與論文甚驩故因其門人所請推原文之至者而爲之序著源委之真欲體用之兼舉也

徐教授文集序

曹丕有言文章者不朽之盛事其故何哉夫山之巍然有時而崩也川之泓然有時而竭也金與石至固且堅亦有時而銷泐也文辭所寄不越乎竹素之間而謂其能不朽者蓋天地之間有形則弊文者道之所寓也道無形也其能致不朽也宜哉是故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聖賢聖賢之歿道在六經凡存心養性之理窮神知化之方天人應感之機治忽存亡之候莫不畢書之皇極賴之以建彝倫賴之以敘人心賴之以正此豈細故也哉後之立言者必期無背於經始可以言文不

然不足以與此也是故揚沙走石飄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  
神佻誕不經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間濮上危絃促管徒使  
五音繁會而頹靡過度者非文也情緣憤怒辭專譏訕怨尤勃  
異和順不足者非文也縱橫捭闔飭非助邪而務以欺人者非  
文也枯瘠苦澁棘喉滯吻讀之不復可句者非文也瘦辭隱語  
難以詠諧者非文也事類失倫序例弗謹黃鐘與瓦釜並陳春  
穢與秋枯並出雜亂無章刺昧人目者非文也臭腐塌茸厭厭  
不揀如下俚衣裝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之類不能徧舉也  
必也旋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闔闢如陰陽變化如風霆妙用  
同乎鬼神大之用天下國家小而爲天下國家用始可以言文  
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故所貴乎文者前乎千萬世而不見其始  
後乎千萬世而不知其終有不可一刻而離去者其能致不朽  
也宜哉不也惡足以知之徒以魯國孔融等七子學無所遺辭  
無所假足以令聲名傳後而已安知其文哉傳有之言以足志  
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則文之至者也文之至者文  
外無道道外無文粲然載於道德仁義之言者即道也秩然覓  
諸禮樂刑政之具者即文也道積於厥躬文不期工而自工不  
務明道縱若蠶魚出入於方冊間雖至老死無片言可以近道  
也夫自孟氏既沒世不復有文賈長沙董江都太史遷得其皮  
膚韓吏部歐陽少師得其骨髓春陵河南橫渠考亭五夫子得  
其心髓說五夫子之所著妙幹造化而弗適百世以俟聖人而  
不惑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非唐虞三代之文

也六經之文也文至於六經至矣其始無愧於文矣乎世  
之立言者奈何而而去之吾友天台徐君大章賦資絕倫自少  
學文即期以藝道非六經所存不復輕實念慮於其間舍積既  
久燁然以文名江南洪武中嘗召入史館與脩大明日曆  
遂出教授武林日以橫經講道為事遠近生徒莫不趨之猶水  
之赴壑當脩日曆時予適為之總裁每與大章論文竊嘆今之  
作者何其與古異也大章深以予之言為然去歲過武林獲觀  
其文集若干卷今山君多暇因徇大章門人之請漫為序其篇  
端嗚呼世有豪傑之士知文與道非二致者必以余說為不謬  
苟非其人則以好高尚誇尤之矣予一聽焉無事乎辨也

葉夷仲文集序

臨海葉君夷仲宋丞相西澗先生族諸孫也夷仲生有異資其  
文辭之進如榮木升而春濤長日新月盛蓋未已也頃由茂才  
舉于鄉奉使安南不辱君命以功擢高唐州判官轉知睢寧縣  
為學猶孳孳不懈其弟廣武衛知事惠仲類集成編釐為若干  
卷來徵予序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齒加長志氣摧攝操觚所  
云云皆無精魄頗類寐語者讀夷仲文方畏敬之弗暇尚奚敢  
序之哉雖然不敢無一言也昔者先師黃文獻公嘗有言曰作  
文之法以群經為本根選固二史為波瀾本根不蕃則無以造  
道之原波瀾不廣則無以盡事之變舍此二者而為文則稿木  
一死灰而已予竊識之不敢忘於是取一經而次第窮之有不得  
者終夜以思思之不通或至達旦如此者有年始粗曉大旨然

信不敢以爲是也復聚群經於左右循環而溫釋之如此者亦  
有年始知聖人之不死其所以代天出治範世扶俗者數千載  
猶一日也然猶不敢以爲足也朝夕諷咏之沉潜之益見片言  
之間可以包羅數百言者文愈簡而其義愈無窮也由是去讀  
遷固之書則勢若破竹無留礙矣權衡既懸而百物重輕無道  
情矣然猶不敢以爲易也稽本末以覈其凡嚴褒貶以求其斷  
探幽隱以究其微折章句以辨其體事固粲然明白而其制作  
之意亦噉然不誣也由是以定諸子百家之異同若別白黑而  
絕無難矣及夫物有所觸心有所向則沛然發之於文翩翩乎  
其萃也袞袞乎其不餒也颯颯乎大無不包小無所遺也嗚呼  
予以五十年之功僅僅若此今年日逾邁慨茲舊業反成荒落  
將何以爲夷仲言哉夷仲諸作溫醇而有典則飄逸而有思致  
其辭簡古而不龐其神豐腴而不瘠可謂能言之士矣求諸輩  
行之中未見其敵也進進不已何古人之不可至哉予因忘其  
固陋以平日所自得者序諸篇首夷仲宜有取焉雖然文辭道  
之末也夷仲方與有民社之寄當務爲政以德而昌其道哉洪  
武九年正月望日具官金華宋濂序

蘇平仲文集序

漢武帝欲教霍去病兵法去病辭曰顧方畧何如耳濂謂去病  
真能用兵者古今之勢不同山川風氣亦異而敵之制勝伺隙  
者常紛然雜出而無窮吾苟不能應之以變通之術而拘乎古  
之遺法其不敗覆也難哉爲文何以異此古之爲文者未嘗相



師鬱積于中攄之於外而自然成文其道明也其事覈也引而伸之浩然而有餘豈必竊取辭語以爲工哉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宋之文莫盛於蘇氏若文公之變化傀備文忠公之雄邁奔放文定公之汪洋秀傑載籍以來不可多遇其初亦奚暇追琢締繪以爲言乎卒至於斯極而不可掩者其所養可知也近世道漓氣弱文之不振已甚樂恣肆者失之駁而不醇好摹擬者拘於局而不暢合咏比聲不得稍自凌厲以震盪人之耳目譬猶敝帚漏卮雖家畜而人有之其視魯弓郢鼎亦已遠矣每讀二公之文未嘗不太息也蓋晚而得平仲焉平仲文定公之裔孫少警敏絕倫誦說不勞而習中歲大肆於文辭精博而不麓溢敷腴而不苛縟不求其似古人而未始不似也仕

皇朝爲國子學正近巨薦其才擢國史院編脩官以贖辭歸濼以翰林承旨致政將還天子命舉可以自代者即以平仲應詔既至復固辭上亦憫其誠特賜文綺遣之天下學士高平仲之文而莫不惜其以疾困也人有困於當時而貴於後世者亦有貴於當世而後乃無聞者其得失久近果何如哉孰知平仲之困乃所以成其至貴者乎濼重平仲最甚序論其文所以歎蘇氏三公之不可及而喜今世之復有斯人也平仲名伯衡其先居眉曰文定公長子徵猷閣待制遲來知婺州遂家焉今爲婺之金華人去文定公十世矣

朱葵山文集序

文不貴乎能言而貴於不能不言日月之昭然星辰之燦然非

故爲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非欲其流且茂也不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及也惟聖賢亦然三代之書詩四聖人之易孔子之春秋曷嘗求其文哉道充於中事觸於外而形乎言不能不成文爾故四經之文垂百世而無謬天下則而準之自夫斯道不明學者覩聖賢之文而悅其不朽於是始摹倣其語言以爲工而文愈削矣夫天之生此人也有是道也有是道也則有此文也苟能明道而發乎文則將孰禦乎而能者寡矣斯後世之文所以不逮古也後世之文加之以百言而不知其有餘損其十言而不見其不足以不本於道故爾此非發於不能不言而強言之弊也聖賢之經其所不言也益以片辭則多矣其所言也刪其一言則略矣以其不志於文此文所以卒莫能過也故志於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志於道者能之元之末莆田有朱先生文憲以治經取顯官有政事人皆知之而其所爲文世則鮮知之其孫進士瀟近以示余其言醇而理彰於理不合雖強之言不言其所言者未嘗不本諸道惟其志於道而不以文名故言文者失之嗚呼人能因余言以求先生之文庶幾得其所存先生字原道以泉州路總管致仕其歷官政事見予所撰墓銘故不著

王君子與文集序

經曰有德者必有言此其故何哉蓋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譬若水懷珠而川媚石韞玉而山輝其理固應爾也不然則其本不立其本不立潢汙行潦朝滿而夕除風枝露醜西折而東

萎欲以示悠遠於人抑亦難哉濂於西昌王君子與之文不能  
無所慨焉子與爲人秉剛而守毅葆醇而蹈道其律已也不以  
夷險而易其操其接物也不以貴賤而二其節一履乎塗轍之  
正不違乎繩尺之素融融乎森森乎不可企已故其發之於文  
根柢於諸經涵濡乎百氏體製嚴而幅尺弘音節諧而理趣遠  
有益乎倫理之重不爽乎物則之訓世之論者咸謂類其爲人  
不亦信哉士之有志於文者夥矣抽青媿白組織文繡柔筋脆  
骨點綴形似徒夸豔乎凡目已遠拂乎恒性所謂蠟其言扼其  
貌者其視子與有德而有言殆猶魚目之於夜光嫫母之於西  
施也歟然而駑駘恨劣逸驥難攀雖幸同於遺軌竟莫繼於後  
塵蓋山林之日長道德之功深子與則有之矣鹵莽而畔滅裂  
而糲若濂之進寸退尺者豈不爲甚媿者焉子與不我鄙矣  
序其首嗚呼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人也人盡能文非  
無法也何文非法秦漢以來班馬之雄深韓柳之古健歐蘇之  
峻雅何莫不得乎此也子與功深力久必抽其關鍵而入乎闢  
奧矣他日投簪東還尚迂轅載酒從子與問之洪武六年春正  
月既望

吳濼州文集序

唐子西云六經之後便有司馬遷班固六經不可學學文者舍  
遷固將奚取法嗚呼斯言至矣濂嘗諷二家書遷之文如神龍  
行天電雷惚恍而風雨驟至萬物承其濺澤各致餘妍固之文  
類法駕整隊黃麾後前萬馬夾仗六引分旌而循規蹈矩不敢

越尺寸嗚呼法之固堪法其能以易致哉然而淵冲之容可以  
攬結雄教之氣可以撥拾古語有云取法者宜上固常有潛心  
而願學者矣無猶悞未見其人豈逸駕奔馳實不可懲歟抑去  
古逾遠聲光不可待而襲歟吾友吳履德基同郡人也自幼抱  
逸才一下筆向飄飄有奇崛氣遠長日取二家書玩繹弗倦超  
然若有得揚湯出謂人曰我知學司馬遷爾我知學班固爾諸  
子蓋不足多也瀛頗畏之疑之日後德基去丞南康令安化今  
將出守維州與瀛有會南京持所製文一編且讀且譁曰我此  
文近遷固否瀛見其勁硬如屈鐵奇峭如削懸崖澤媚山暉如  
蘊珠涵璧始而大驚中而釋所疑終則益畏之而發不可企及  
之嘆嗚呼善學遷固者世久罕聞今乃見其人哉雖然立言如  
六經此瀛夙夜所不忘者德基尚勗之毋徒泥子西之言而自  
沮也

靈隱大師復公文集序

才體也文其用也天下萬物有體斯有用也若稽厥初玄化流  
形品物昭著或洪或纖或崇或卑莫不因才之所受而自文焉  
非可勉強而致也姑就植者言之黃者白者青者紅者黑而澤  
者紫豔而腴者翠白而細綠者五色交揉變幻而不恒者一圍  
於氣而弗可移也至於洛陽有花則絕類絕倫其植物中之至  
文者歟又以動者言之雙角而火鬣者兩羽而飛者炳朗而爛  
斑者介而紫電者鱗而含金者衆彩錯布焜煌而難名者亦局  
乎氣而不能更也至於岐陽有鳳則超群拔萃其動物中之至

文者歟非惟物也而人亦然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萬人之人有億兆人之人其賦受有不齊故其著見亦不一而是所謂億兆人之人聖人是也千萬人之人賢人是也百十人之人衆人是也衆人之文不足論賢人之文則措之一鄉而準措之一國而準措之四海而準聖人之文則幹天地之心宰陰陽之權撥五行之精無鉅弗涵無微弗攝雷霆有時而戢而其文弗息也風雲有時而收而其文弗停也日月有時而蝕而其文弗晦也山崖有時而崩而其文弗變也其博大偉碩有如此者而其邈世則不越乎倫品之間蓋其所稟者盛故發之必弘所予者周故該之必備嗚呼此豈非體大而用宏者歟或曰上帝降衷不以知愚而有偏者士之言不幾局囿乎氣而不遷者乎曰非是之謂也其性同其才或不同雖以七十子之從聖人其學各得其中之所近况下此萬萬者乎由是而觀因才所受而自文者人與動靜之物槩可見矣濂之學文五十餘年群書無不觀萬理無不窮碩師鉅儒無不親自意可以造作者之域譬諸登山攀躋峻絕不爲不力而崇顛咫尺不能到也此無他受才之有限也世固有厄區者焉有壅益者焉有沼池者焉有溪澗者焉有湖江者焉有溟渤者焉水充其壘則止小固不能爲大大亦不能爲小也濂昔官禁林四方以文來見者甚衆晚閱見心復公之作穠麗而演迤整暇而森然別出視而珠走盤也發爲聲歌其清朗橫逸絕無流俗塵土之思宜諸言人篇章中幾不可辨遺邇求者日接踵於門既得之不翅木

證珊瑚之爲貴公卿大夫交譽其賢名聞九天  
皇上詔  
侍臣取而覽之特  
褒美弗置蓋因謂當今方袍之士與逢掖  
之流鮮有過之者焉今來朝京師其徒墨鏗編類成書釐爲十  
卷采徵瀛海之序嗚呼文者造化之英華古今之綸貫斷不可  
闕也有若公者拔於十百之中超然羣舉而慕賢者之風與其  
可傳遠無疑瀛海烏得不倡體用之說以論同志哉有訕海陷於  
一偏而不可爲訓者非知言者也不加功於文者也是膠柱調  
琴而弗知變通者也

使南臺序

吏部考功主事林君元凱奉使安南遠以使南臺一編授予序  
序曰安南古交趾也漢唐以來其地皆入職方稱臣奉貢比內

諸侯近代馭非其術微其重責責其躬朝蠻夷始敢爲弗恭廷  
議憤之復有鑄金爲人夜光爲目之徵而蠻夷心亦離使者至  
其國多貪夫悅其金貝輒昧昧攫之遂致其褻侮燕于無下君  
子每爲之短氣方今 聖天子御極之初遣使往告即位  
其國主陳日燿稽首上表遂乃封爲安南王未至日燿率嗣王  
日賢有請于 朝復 詔襲爵如初妙東廷臣充頒封使者僉  
謂元凱前進上學古明經尤長於辭令其出使爲宜 上召至  
奉天殿親加勞問而遣焉元凱即日上道越五月至其國布宣  
天子威德君臣悅服乃北面拜跪聽 詔如藩臣禮將還日賢  
遣陪臣夜半持黃金爲壽元凱峻却之 臣舉手加額稱爲賀  
使者而後去肆惟 皇上宅居中土遠夷慕化者以其限

山絕海使各安於境土而無所利之深合古帝王懷柔之道固當著之史牒垂憲萬世有若元凱之爲使義止辭嚴足以聳動羣聽凡其國以利相啗之姦卒無所售亦可謂不辱君命者矣然予聞序事之體志其大而舍其細故特取蠻夷叛服之由聖世明夏之盛書之於首簡至於行役之勞倡酬之適山川土俗之詳已見詩中者可得而畧也元凱臨漳人名唐臣今以時制所禁更爲弼文辭爾雅吾友王內翰品評閩南人物謂元凱爲巨擘云

杏庭摘稟序

濂昔受學於河東公獲見新安洪先生詩十餘篇心甚樂之竊意先生之所述篇章必富而新安遠在數百里外嘗愧弗能一見先生以窺夫大全及河東公沒先生之子存心來爲浦江詩濂始得悉受而伏讀之不覺歎曰嗚呼是豈非詩哉夫詩未易言也商周之時三頌二雅洎夫十五國風之作旣經孔子所刪列爲一經固將與天地相爲終始若秦漢以來至于近代其間彫肝琢腎以自馳騁於一世者不爲不多果能傳之千萬載而弗泯幾何人哉縱傳矣求其無愧於孔子之所刪定者又幾何人哉蓋必有超絕之識克以包羅宇宙之量濟以俊偉光明無所不通之學然後始能與於斯不然則流連光景之辭爾向得謂之詩矣乎新安爲江東一大郡自舊多文學之士及吏部諸公兄弟以詩倡于建炎紹興間而作者益盛流風餘韻直至于公先生之生雖後公百餘年嘗及接鄉之諸老故語

元其多而講求甚精其祭之於詩聖而不怨乎而不激哉而不  
如雅而不凡庶幾忠厚惻怛有三百篇之遺意者嗚呼是言非  
詩哉濂頗觀今人之所謂詩矣其上焉者傲睨八極呼風雷  
雷以意氣奔放自豪其次也造為艱深之辭如病心者氣言使  
人三四讀終不能通其意又其次也傳粉施朱顏燕姬越女巧  
自衒鬻於春風之前冀長安少年為之一顧詩而至斯亦可哀  
矣求其如先生之作尚可多得邪濂方將騰寘東明山中與二  
三子共學焉而存心以四方之士多願觀之俾濂摘其今古詩  
若干首鏤梓以傳先生之詩誠不宜無傳故濂特舉詩之未易  
言而先生絕出於今人者序之於首簡惜乎河東公墓木已拱  
無從質其說之然否也先生諱焮祖字潛夫由儒官起家四轉  
而為遂昌王簿遂以休寧縣尹致其事其善政可稱述而不係  
於詩者不書

白雲臺序

劉勰論文有二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  
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文檄則春  
秋為之根嗚呼為此論者固知文本乎經而濂猶謂其有未盡  
焉何也易之彖象有詩者即詩之屬周頌敷陳而不協音有非  
近於書歟書之禹貢顧命即序紀之宗禮之檀弓樂記非禮說  
之極精者歟况春秋謹嚴諸經之體又無所不兼之歟錯綜而  
推則五經各備文之衆法非可以一事而指名也蓋蒼然在上  
者天也天不能言而聖人代定經乃聖人所定實猶天然日月



星辰之昭布山川草木之森列莫不驚焉覆焉皆一氣周流而融通之苟欲強奪而分配非愚則惑矣夫經之所包廣大如斯世之學文者其可不專之以爲法乎吾友朱先生伯賢以純篤之資而留意於經書先秦兩漢以至近代諸文無不周而用功之久灼見其是非之真復取近正無疵者聚而爲書蠅頭細字動至數十大冊時出而誦詠之已而嘆曰學文不本諸經其猶玩培塿之卑而忽嵩華之高乎乃復致力於經功益倍於前時越數歲胸中浩然若有所得操觚書之凡陰陽盈虛之運民物倫品之理萬彙屈伸之變皆隨事而著源源乎罔知其所窮且其爲體多而不冗簡而有度神氣流動而精魄蒼勁誠可謂粲然藻火之章矣瀛之有志爲文不下於伯賢古今諸文章大家

亦多究心及游黃文獻公門公詢之曰學文以六經爲根本遷固二史爲波瀾二史姑遲遲盍先從事於經乎瀛取而溫繹之不知有寒暑晝夜今已四十春秋矣用心之苦雖與伯賢同而伯賢之所造詣瀛固不能窺見其髣髴也然而太上立德其次即立言立言其非易也自孟子以來致力於是者非不多求其可與經並傳者春陵周元公一人而已元公之言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是則文者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田其心與道一道與天一故出言無非經也元公豈嘗拘拘學爲文哉瀛與伯賢又嘗共勗之可也伯賢以白雲臺若干卷請余序瀛故具論之使知伯賢之文言以經爲本而語襲近代以爲美者其尚有所發也哉伯賢名古天台

人著書甚多所謂春秋類編三史鈎玄秦漢文衡深衣考邾子  
世家傳皆別行

守齋類藁序

古之立言者豈得已哉設使道行於當時功被於生民雖無言  
可也其負經濟之才而弗克有所施不得已而形於言庶幾後  
之人或行之亦不翅親展其學所以汲汲遑遑弗忍釋者其志  
盖如是而已奈何近代多精爲譁世取寵之具褒揚於贈餞之  
夫獻諛於泉下之鬼組織綺麗張浮駕誕以爲能舉世安之曾  
無有非之者予不知古之立言者還果如斯否乎此予於顧君  
德潤之文不能無所感也德潤名輝鄞人也其大父鄉貢進士  
應春父學海先生叔川皆名士德潤幼承家學甫十歲即善屬

文郡博士俞希魯欲以神童言辭不就既長大肆力於經傳卓  
然欲以事功自見會無有薦之者乃閑閑却掃喟然嘆曰吾身  
不遇矣殆將立言矣乎然經以載道史以紀事古先哲王所籍  
以牖斯民者也我當竭其思慮焉宅若游言枝辭春花秋葉堪  
把翫於一時藝焉而已我則不敢知人以德潤爲知言德潤自  
是默索精思晝夜孜孜唯寐始忘之如此者垂三十年著釋圖  
一說約六十三圖徽二十一希言二十四事刻六十二治要十  
八體卦八解八辯十二議二十四傳七記論序文銘各三雜著  
十八賦六騷十九雜詩三百二十一合三十卷分爲前後外三  
集通名謂之守齋類藁云予嘗受而讀之淵乎其莫窮約乎其  
若豐暢乎皆有契而混融有弗覆焉覈必詳也有弗擇焉擇必

精也嗚呼其亦庶幾古之所謂立言者乎昔在宋時桃源王說  
應求亦鄞人同季父致招樓郁楊適杜醇諸公因就妙音院立  
孔子像講貫經史倡為有用之學學者宗之應求所著唯在立  
言他則未暇及故有五經發源五十卷奏議書疏詩文二百十  
一篇薦者列其事召為明州長史應求辭及其既及勅建桃源  
書院贈銀青光祿大夫賜紫金魚袋嗚呼德潤立言之志未必  
下於應求今時無有上其名者秋髮被肩亦且歸然老矣惜哉  
雖然德潤志士也內而不外者也名之間與不聞非所計也予  
故徇其外弟 太子正字桂德稱之請序而歲之以俟後世之  
知楊子雲者

味梅齋彙序

洪武初余奉 詔總裁元史于時預執筆者凡數十人皆四方  
豪俊余日與之周旋會聚間一休沐輒相過從飲酒為歡酒闌  
氣盛撫掌大噓論古人文章政事不深夜弗止信一時之樂哉  
然當是時諸君者皆壯強無恙余雖稍長亦未耄老方以為此  
樂可以常有未知其為樂也及後未數年人事稍稍乖殊或得  
州縣官散之南北或以老癯疾疢引歸田里或抵法遇患轉徙  
遠方求如舊時之歡須臾而不得然後知此樂之難遇每一思  
之不知俛首愴心而繼之以歎息也又况余年愈耄觸事愈多  
而英才凋謝愈盡雖欲不思何可得哉幸而獲見一人於十餘  
年之後而又得觀其文辭其慰喜又為何如也若吳郡傅君則  
明是已則明在數十人中以能文稱當乖殊之時歸為邑人師

得益勉其所學最後獨存而文益進天之於則明可謂加厚矣  
今年自吳中寄其文曰味梅齋豪者示余皆馳驟可喜嗚呼四  
方之英俊至是無幾矣然則則明之文其何可少

清嘯後景序

詩之爲學自古難言心有忠信近道之質蘊優柔不迫之思形  
主文譎諫之言將以洗濯其襟靈發揮其文藻揚厲其體裁低  
昂其音節使讀者鼓舞而有得聞者感發而知勸此豈細故也  
哉奈何習之者多如牛毛而專之者少如麟角也廬陵胡君山  
立生文獻之邦抱英銳之志敷歷仕塗綽著聲譽粵自戎幙至  
躋法從雖著勤勞之績不忘賦咏之事風雲月露有以感夫中  
花草蟲魚有以寓平日與夫人事酬酢時物遷移皆見之篇翰

焉日積月盈分爲清嘯前後二景前景則國史危公旣序之矣  
予來京師復得覽其後藁而胡君遂徵爲之序予披繹再四因  
作而曰正音寂寥久矣誕者流於荒忽而無據弱者過於纖靡  
而不振俗者溺於陳腐而不新於麀者流於桷桷而不潤其音節  
體裁之乖方文藻襟靈之弗暢具有之矣詩之爲道其果如是  
乎哉有如胡君之作命意深而措辭雅陳義高而比物廣其殆  
庶幾有忠信近道之質者歟蘊優柔不迫之思者歟形主文譎  
諫之言者歟此予不能不撫卷而嘆賞之也予也不敏以荒唐  
之資操福迫之行雖自漢魏至于近代凡數百家之詩無不研  
窮其旨趣揣摩其聲律秋髮被肩卒不能闡其闡奧而補於政  
治其視胡君之作得不甚愧矣乎然而寄亭遂館必壓以呀然

之獸鉅人元夫必冠以我然之弁雄章俊句必首以傑然之文  
嗟予何人尚敢為胡君之詩之序乎年護再三竟不獲命斐然  
有作情見乎辭

漢天師世家序

嗣漢四十二代天師張真人以世家一卷命上清道士傅同虛  
徵濼序其首簡濼聞古者名世諸臣史官必為序其世系表以  
傳所以敦本始昭功伐也况於神明之胄理有不可得而闕者  
今所輯世家但始於留文成侯而其上則無聞焉濼因據氏族  
羣書補之復用史法畧載其相承之緒使一閱輒知大都而其  
詳別見於左方云序曰

張山自姬姓軒轅子青陽氏第五子揮為守正始造守矢張羅

以取禽獸王祀弧星世掌其職賜姓張氏周宣王時有卿士張  
仲其後裔事晉為大夫張侯生老老生君巫君巫生趨趨生駱  
其孫曰抑朔至三卿分胷張氏事韓韓相開地相韓昭侯宣惠  
王襄哀王開地生平相釐王悼惠王平生良字子房漢太傅留  
文成侯居沛之豐邑生二子侍中辟疆及不疑不疑嗣侯生二  
子典高興生默默生太司馬金生陽陵公乘千秋千秋字萬  
年生嵩嵩生五子壯讚彭睦述其後多以功烈著傳至於唐列  
為安定范陽太原南陽燉煌脩武上谷沛國梁國滎陽平原京  
兆等四十三望族中出宰相凡十七人高生通通生無妄無妄  
生里仁里仁生覺覺生起起生桐柏真人大順大順生漢天師  
道陵是為玄教之宗其傳緒悠長倍前望族之盛論者弗察是

留侯再世國除即意其絕嗣殊不知流裔南北如斯之繁也道  
陵字輔漢建武十年生於吳之天目山暨長傳習群書從學者  
千餘人尋中直言極諫科拜巴郡江州令棄官隱洛陽北邙山  
脩煉形之術章帝以博士徵不赴和帝即位召為太博封真侯  
亦不就乃杖策遊淮入鄱陽上龍虎山合九天神丹訪西仙源  
獲制命五嶽攝召萬靈及神虎秘文於璧壑洞俄往嵩山石室  
得黃帝九鼎丹書及道既成聞巴蜀沱氣為人苗銳意入蜀初  
居陽平山遷鶴鳴山感玄元老君屢受以經錄之法於是分形  
示化復立二十四治增以四治以應二十八宿妖厲為之衰熄  
如發醜泉破鬼城之事甚多不能備載永壽二年復遷渠亭山  
出三五斬邪雌雄劍二陽平治都功印一授嗣天師衡使世世  
相傳乃乘雲上升壽蓋一百二十又三云衡字靈真有長材詔  
徵黃門侍郎辟隱居陽平山誓以忠孝導民君子謂其有繼宗  
開緒納俗安善之功衡生京師魯字公祺益續前人之烈以鬼  
道教人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虎祭  
酒各領部衆多者為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者  
自首其過復設義倉置義米肉其中任人量腹取飽過取則有  
禍人歸者日益衆遂雄據漢中詔授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  
其後歸魏太祖拜鎮南將軍封閬中侯五子皆為列侯女歸太  
祖子彭祖魯死謚原侯生感字元宗魏太祖封都亭侯弟受始  
自漢中還龍虎山創三元丹升壇授錄盛生昭成之道融端坐  
石室虎豹逢之皆伏暨化去或見騎鶴遊空于管家嶽之唯冠

履留耳昭成生椒晉安帝召之不至椒生面生迴迴生符符  
生祥祥字麟伯隨洛陽尉能此丹真堂中光芒穿屋復吞之祥  
生通玄歲大疫以標植水中及飲者咸愈通玄生恒唐高宗問  
治國恒對曰能無為則天下治失上嘉之恒生光光生慈正慈  
正生士龍士龍忘玉印長安酒家一少年盡力舉之不動明日  
士龍笑而携去士龍生應韶應韶生願願生士元字仲良瘡而  
多髯居應山四十年山多虎人莫敢謁焉每大風雨遙見乘  
黑龍往來諸峰間士元生脩脩生謙謙生秉一字溫甫目光如  
電夜能視物嘗負劍行山澤間叱一老樹雷即震裂之擊死二  
巨蟒及小蛇餘百乘一生善善生季文五代之季受其錄文者  
頗衆乃鑄鐵環券數萬繼之季文生正隨宋太中祥符八年召  
至闕賜號曰真靜先生後凡稱先生者皆賜號也吏部尚書王  
欽若爲奏立授錄院正隨生澄素先生乾曜乾曜生虛白先生  
嗣宗嗣宗生象中字拱辰生三月能行五月能言七歲朝京師  
錫以紫衣象中生葆光先生敦復無子從子葆真先生景端嗣  
景端亦無子從弟虛靜先生繼先嗣繼先字吉簡五歲不解言  
聞鷄鳴忽失笑賦詩人異之崇寧初解池鹽水溢遣使者召見  
書鐵符投之怒雲礫蛟死於冰齋一日隨上入寢殿宮嬪競以  
扇求書繼先以經語書之皆密契其意中舉一握藉手書曰保  
鎮國祚與天長存乃上所御者也此奇之命禱雨三日乃止授  
大虛大夫不拜詔江東漕臣即山中度也遷建寧清觀改爲上  
清正一宮從其學道者恒數千人靖康初上復召時金人犯

汴行至泗州天慶觀索筆寫詩隱几而化葬于龜山之麓後十  
六年西河薛守取游青城山相遇於峽口繼先以書一封赤鳥  
一隻令達嗣天師宗嗣天師大驚使人啓龜山之空唯一鳥存  
繼先無嗣以家中之孫將傳嗣時脩曰繼先從子也吾烏得後  
之衆曰法統所在就得而姪乃從時脩生正應先生守真守真  
在母胎歷十九月始產毗陵有妖憑樹詔劾之二夜風雷拔去  
後定濤江衝决高宗賜以象簡寶劍清靜陰符二經守真生景  
淵景淵生慶仙張公洞有井甚深慶仙戲折木葉擲之俄波濤  
騰湧有一老翁從中出慶仙呵戒之而去慶仙無子從子觀妙  
先生可大嗣可大守真之曾孫其祖伯塢父天麟皆常攝教事  
鄱陽水漲壞民廬無數表提刑甫請可大治之極死大白蛇水  
遂平尋又遇旱蝗可大禱之雨作而蝗殪勅受提舉二山符籙  
兼御前諸宮觀教門公事主領龍翔宮時當宋季元世祖聞其  
神異密遣間使訊之可大授以靈詮且謂使者曰善事爾主後  
二十年當混一天下逮至元十三年果驗可大生宗演字世傳  
世祖平宋憶其父言有徵應遣兵部郎中王世英刑部郎中蕭  
郁賚詔召之賜王冠王主冠以靈應冲和具人之號仍給三品  
銀印令主江南道教事得自出牒度人為道士宗演生與棣字  
國華世祖時宣授體玄弘道廣教真人嘗畫像優渥竟卒于京師  
與棣子弟與材嗣與材字國梁元貞初以見大明殿制授大  
素凝神廣道大真人天德二年海鹽鹽官兩州朝水大作沙岬  
百里蝕齧殆盡延及州城水與棣投符於水符踊躍出者三



雷電晦冥殲怪物自其身其長丈餘隄復故常五年冬無雪  
上曰冬無雪民間得毋有災害乎與材為建壇禱之是夜雪下  
盈尺上大喜命近臣賜酒曰卿能感神明至此耶八年錄平  
潮功加授正一教主兼王領三山符籙給以銀印視二品九年  
崇明州海隄崩俾弟子埭符往劫之民夢有神填海者遂安至  
大初加賜寶冠金服制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給以銀印  
視一品與材生太玄子嗣成嗣成卒弟嗣德嗣德卒其子正  
言嗣正言卒太玄之子正常嗣正常字仲紀即今天師 國朝  
六觀京師洪武初制授正一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  
領道教事給以銀印視二品 上復賜以褒文稱其瞳樞電轉  
法貌昂然人以爲榮蓋歷代相傳以眼圓而鉅者 爲玄應故

上因及之云瀛聞文成侯年少時學禮淮陽東謁蒼海君蒼海  
君先儒學士以爲海神是也後又見異人黃石公下邳圯上則  
其未達之際固已能交通於神明至其晚年名遂功成乃欲辟  
穀從赤松子游實其初志非曰托之以自逃也故其九傳至漢  
天師感慕興起學輕舉延年之術祓除陰慝一以善道化民而  
嗣師系師繼之脩其業而弗墜唯恐有人橫遭天閼者當漢之  
季天下雲擾唯巴漢之間民生晏然行者不裹糧居者不捍關  
官府賴以成治如此者垂二十年其功之及物可謂侈矣宜其  
世有令人出俾至化奚翅古諸侯之國天之報施不亦彰明者  
哉或者專歸於名山神氣之結故能滿地威大如斯其論亦淺  
矣嗚呼文成侯子孫南北在在有之其以功烈顯著者小則充

法從大則至宰輔非不光明俊偉也曾未幾何降為皂隸者有  
不免焉其視玄裔相仍歷千二百有餘歲而未已者為何如蓋  
必有其道矣嗣而興者尚知嘉哉尚知景哉

柳氏宗譜序

浦江之柳氏其先居河東宋高宗南還時有名鑄者扈從來江  
南遂家浦江之烏蜀山生一子瀚瀚生森彬森生監蘊蘊生崇  
德縣主簿補之崇德生高郵令元贈泗州知州浦江縣男金高  
郵生四子其次諱貫仕元為翰林待制以文章名天下門人私  
謚為文肅有子二人皆善士而六孫能守其學不墜歿後三十  
又七年而介孫穆書其始徙傳緒之詳列為譜圖持以示瀛瀛  
泣而歎曰天道於是可徵而文肅公有後矣瀛少時幸執第于

後於公門公之為人其崇深閱博者固非淺見所能知至其端  
方直易厚重嚴愨怒氣不形於色慙聲不出諸口不知古之賢  
者復何如耳世之妄議恒謂賢者言論足以予奪當世文章足  
以抉發至理所為與造物者爭強故天道尤忌之而多難為其  
後是殆不然天惟有所不能也故生賢者出而代之為之政以  
遂天之生為之教以輔天之成為之文章語言以宣天之道使  
善者勉而惡者懼賢者何負於天而謂天忌之哉其不然也明  
矣是論也吾意賢者之子孫而不能自力姑引天道以自恕而  
非其實也不然自文肅公觀之何其異於彼哉文肅公之傳今  
三世其諸孫盛矣固可以見天道而未足以盡報賢之意今諸  
孫皆有德積久必愈昌越十餘世將有傑然秀出者與其間然

後可見天道之全也斯譜也君子曰是觀天道焉穆之後人安可忽哉

俞氏宗譜序

俗之不美有志者鮮也今世之士論法道不古若則以無位爲鮮及既得位卒不能有所爲豈特無位之罪哉先王經天下之法深遠矣大者信非無位之所能行至於族師閭胥之事獨不可推行於州里之間乎州里之間苟未暇爲獨不可行於同姓之親乎爲士者布海內而無救於俗由是知今之士多無志也吾嘗損益周制可以化同姓者凡月之吉長少咸會於先祠拜謁畢齒坐命一人庭誦古訓及拜法誦已長且賢者釋其義而諷導之書會者名于冊再會使互陳其所爲其行有孝弟忠信

者俾卑且幼者旅拜之而著于名之下有悖戾之行者命徧拜羣坐之尊者以愧之而亦著于其名之下踰月而能改者如初否則擯不使坐踰年而不改者斥勿齒同姓之人疾相撫患相拯貧相矜死相葬老弱癯殘者相養祭酺相召昏嫁喪災相助不能然者不使與於會斯數者非甚難爲也而人咸莫能爲謂有志者鮮非邪誠有一人爲之衆見其善必效之效者愈多則所化者必愈遠因以美天下之俗不難也惜乎吾未之見也學於吾者衆矣吾未嘗不語以其故金華俞生恂其可語者乎俞生之先以書詩世其家擢科第者先後相望生之父大有尤好學譜其同姓之親以聯其族生繼成之益備其遺文甚完譜固睦俗之本也然無法以行之安能久而無壞乎欲其久而無壞

舍吾言不可也吾是以有言焉嗚呼倘能行之孰謂有志者之果鮮哉

張氏譜圖序

張以字爲氏出於晉之公族有解張者其字曰張侯故晉國世有張氏而譜家謂少昊第五子揮爲弓正賜姓爲張則非也子孫蔓延分適他國而居清河爲最盛清河之族布於大江之南其遷江陰者則不知始於何世圖牒喪漫不可鈎考至月崖翁始入於譜翁諱暉喜聚四庫書多至克棟人有願購者輒乞與之然博聞強記或以疑難質焉則曰是出於何書何篇從容而起抽架上所有拂塵而驗之無差爽者暉生翊翊生思明通天官之學兼以六物推人休祥宛然目擊閭右民有不平之鳴知思明直而無徇嘗微而愬之思明出片言理訓者面頸發赤以去不敢譁然尤尚風義州有過客號材大夫者必王之雖至單乏不恤也市有病氓卧道周氣奄奄欲絕思明昇至於家召醫調護之愈乃遣東甌書生疫死逆旅中逆旅氏大怖不知所爲計思明具衣冠藏之淺土其後竟得以喪歸三山梁先生與思明有連及死無爲主後者築妻與四女日夜相持以號思明爲治葬事飲食其妻終身且悉配其女於士族君子稱之曰古有行義之士今惟吾張明德乎明德思明字也後爲陰陽學正以終思明生端通毛氏詩用呂肅公之薦入仕四爲校官遷浙西部使者掾丁元多故干戈相尋丞相康里公承制行事遂錄其軍功超授江浙行樞密院都事端生宣宣能辭章入國朝以

考禮被徵來南京尋至史局與脩元史 上親書其名召至殿  
庭即日擢翰林國史院編脩官人以為異恩云時予適長詞林  
宣數來請白宣之宗族遭兵亂之餘凋落殆盡所僅存者唯宣  
之祖若父暨宣兄弟為四人三世自稱師友漸歷道義不敢違  
聖賢之明訓邇者先祖又傾背矣痛念世德弗昭家牒不脩皆  
無以示遠爰輯為一書虛其首簡先生儻昇衿之冠以序文實  
宣之願也嗚呼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女子稱姓  
氏所以別貴賤姓所以別婚姻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為一皆所  
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去古為益遠矣夫姓之與氏亦昭  
然易見者獨混淆而無辨况於遷轉之無常承傳之盛衰又焉  
能盡知其所自出哉此無他圖譜之局不設中正之簿狀不存  
亦已久矣雖有智者出焉其後將何徵之邪宜乎宣之痛心疾  
首而不能自已也予竊聞之為善者必有後宣之家素以善行  
聞其後將益蕃歷數十世子孫繼脩此譜者屢書不一則指月  
崖羽為江陰之初祖造端之功豈非宣之所為歟舊譜厄於兵  
燹有不足恨也或者則曰宇文周之時嘗命叱羅氏為張姓今  
子何所據獨謂此出於晉之張乎曰叱羅之張稍盛於燕代之  
間而江南則無有也此非予之私言也蓋亦有所受之也

義烏樓氏家乘序

東陽著姓載於方冊者有八曰斯曰留曰路曰駱曰厲曰袁曰  
苗而樓居其一焉樓本妣姓夏少康之後周封杞東樓公支孫  
以樓為氏亦號東樓氏城陽諸縣有婁鄉是其地也氏族家以

婁鄉之故遂謂婁與樓姓同殊不知婁乃邾婁氏之裔其姓曰  
曹判然不相屬也漢之季世樓泰字允恭者始自譙郡徙會稽  
其子苗建安中又自會稽遷烏傷苗字秀實生三子孟曰恭仲  
曰侍中文季曰散騎常侍峻皆仕於吳峻生宣威將軍陵陟生  
康樂令胤胤生豐其下世次不可復知矣至南齊時有居烏傷  
竹山里者曰靈璨寄迹釋氏法中梁武帝賜號曰智者大師今  
義烏之智者鄉實因此而得名其地多樓氏居之宋南渡後諱  
奭府君生二子四孫六曾孫而玄孫之繁數登於十其中諱大  
年者嘉定癸未進士通判吉州大年從子諱子固嘉熙戊戌進  
士嚴州桐廬尉自是尉為衣冠之望宗矣府君十世孫璉懼其  
族大而譜逸也於是撰為家乘二卷一做司馬遷年表之法畫  
而為圖字名卒葬咸具疏之一輯先世墓誌家傳祭文之屬而  
通判君遺詩之僅存者亦附著焉與宗人謀將刻諸梓以傳而  
請予序之予知樓氏之族甚久而弘若永康若武義若東陽皆  
自義烏而分其居縣之東門者尤為近屬實同出於秀實之裔  
而四明之支則祖秀實之子恭恭之遠孫宣獻公鑰嘗述高祖  
先生事畧自謂其先嬖人但不詳徙居之始耳此皆鑿鑿可信  
無疑第智者大師附錄以婁幼瑜乃樓玄之裔而合樓婁為一  
音者似為氏族家所誤證諸史傳甚為不然也嗚呼凡言姓氏  
者皆原於世本公子譜二書二書則本春秋左氏傳左氏傳則  
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以氏以謚以官以邑五者而已後世得  
姓受氏者多至三十二類益淆亂而難明况龔氏冒姓之不一

者乎無怪乎附錄之下足徵也今璉也為斯而懼惓惓於誥事  
而不敢忘亦可謂賢也已因為辨折繫諸紳首使其子孫有考  
焉璉字士連嘗從子學經 國朝洪武壬子試吏部中選授將  
仕佐郎大同府宣寧縣主簿遷成都府仁壽縣云丁巳秋八月  
具官金華宋濂序

上虞魏氏世譜序

濂居浙河東嘗聞上虞魏氏為簪纓大族其先蓋出於唐鄭國  
文貞公徵之裔公居鉅鹿生禮部侍郎叔璘侍郎生武進縣令  
政始自鉅鹿遷居會稽之山陰武進生邠州錄事參軍玠參軍  
生莫州司馬明復自山陰徙居餘姚之蘭風司馬生石首縣令  
實實生廬陵尉澹澹生憲憲生章章生克敬克敬生惟賢惟賢  
生績績生項項生恕恕生和和生傑傑生有聲有聲生義義生  
安珣凡歷世一十又二雖不與仕籍而能脩明禮義蔚為鄉之  
望宗安珣生宋從政郎良瑞從政生紹興府學錄亨之復自蘭  
風徙居上虞之龍山學錄生迪功郎監婺州東陽縣酒稅震龍  
監酒生文柄文柄生壽延壽延生鎮此其傳系可見之畧者也  
初侍郎實生二子武進與汝陽縣令殷武也汝陽為北祖至四  
世孫司空墓遂相宣宗武進為南祖孫子甚多如上所書之外  
而明之鄞台之臨海比比有之而在上虞者為最盛一門之內  
惇禮樂而悅詩書由是四方才士大夫慕豔其聲華無不自遠  
而至當其園亭勝集雅歌投壺酣觴淋漓闐闐然和洽豐豐然  
旅語或不知夕陽之在樹也故鄉之論閭閻者一則曰魏氏二

則曰魏氏云然而歷代以來名門右族若金張若許史者蓋亦多矣未數傳間或至於殄絕宗胤即不絕亦降于皂隸有不勝感慨者矣魏氏自文貞至鎮已二十又五傳其遺風餘烈猶能不廢者其故何哉蓋文貞之事唐立心中忠蓋奏疏剴切凜乎有三代遺直之風德厚者其流長其效固應爾歟鎮能孳孳弗怠詳譜其所自出粲然有條而不紊豈不誠賢者歟雖然氏族之學尚矣古者有世卿大宗之法得以伸其敬宗之義至於定世系序昭穆又有小史以掌之故其盛衰有徵而親疎備見也古法既廢唯宰相家得著世系表於史冊猶可髣髴見其道意若鎮之爲其亦可謂有所本歟魏氏之孫子李襲歲而續書之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他日焉知無文貞之出者歟鎮請戶部郎

中求序其首簡不揣蕪陋而備者之鎮字士圭有學有文者也

諸賢孝義黃氏族譜序

黃爲嬴姓十四氏之一出於陸終氏後受封于黃今光州定城西十二里猶有黃國故城黃旣爲楚所併子孫散之四方以國爲氏至漢尚書令香居江夏故世之黃氏咸以江夏爲望隋開皇間有自江夏遷婺之金華者其諱曰必歷十九傳至繁生二子洪浩洪生二子瓊秘浩生三子琛玘璞其子孫析爲五大族瓊之枝則豐城秘之枝則刻琛之枝則監利玘之枝則分寧璞之枝則弋陽皆自金華而遷稽之金華豐城二譜及黃庭堅魏一翁李心傳諸儒所采著者頗同當可信不誣諸賢孝義之黃



氏實出子琰琰之季弟紀有子曰瞻以策于南唐用爲著作佐  
郎知洪之分寧縣琰與之俱遂同家縣之雙井江南兵起琰之  
冢子惠自雙井遷于剡尋從剡遷今所惠之曾孫宋贈衛尉少  
卿振仁及于鄉待之舉火者數十家其妻仁壽縣君劉氏斥嫁  
貲以規義田均給嫗族故其三子十孫多躋職仕而十孫之中  
廣西提刑育爲最顯育之從子朝請郎汝楫當方臘之亂罄家  
藏金帛以贖所俘者數百人汝楫生八子開閣閣同登紹興甲  
戌進士第而開閣亦相繼擢紹興庚辰乾道己丑之科闈復  
占特奏名終蒞浦丞闕補官將仕郎閔脩職郎兄弟一時榮貴  
文墨彬蔚人比之荀氏八龍云自時厥後子孫益繁庶與祿食  
者代不乏人而書詩之澤至于今不衰少卿之裔孫周爰輯舊  
譜而續爲新圖釐爲若干卷而徵于序之嗚呼氏族之學難言  
者久矣他未暇深論姑以黃氏言之有謂出於高陽氏自伯翳  
賜姓嬴而其後有江黃諸國爲楚所滅有謂出於金天氏自臺  
駘封于汾川而其後爲沈妣葦苗諸國爲晉所滅皆以黃爲氏  
今去唐虞以前殊爲極遠其所出難稽猶可言也黃氏之望非  
止江夏而已若樑陽若安定房陵若漢東上谷譙郡如此之類  
多至四十餘房而五大族不與焉氏族之書雖或志之何以不  
表其所自出今去漢亦已遠其轉徙之未易明猶可說也孝義  
之譜以鍾爲始遷之祖而以瑕之五昆季爲其子豐城之譜則  
以五昆季繫於洪浩之下且謂自秀州崇德而遷金華新昌之  
譜又謂江浙之黃皆出建之浦城而遷金華黃魯直則又謂七

世以上失其譜而各譜乃推至十二世若合符節近世有聚庭  
堅諸行作山谷老人傳則又謂六世祖瞻如分寧縣瞻實生玘  
抑又何邪今去五季宋初其時為甚邇其事宜可徵何為紛紜  
而莫之有定也蓋因圖譜局廢而無官以蒞之民間以所傳聞  
論著不能旁搜廣覽以會通其故矛盾不齊豈無足恠乎嘗侍  
先師黃文獻公相與論及譜事公之先亦自金華析居浦江洵  
遷義烏其上世之譜亦曰珪曰琳豈亦縈之從孫耶竊意縈之  
兄弟必衆支裔實繁譜所不及者則亦無如之何要之江夏之  
後金華實為黃氏之望故余歷考羣譜參以諸儒之論備書之  
於首簡信其所可信疑其所可疑在覽者之自擇焉周字思文  
羣從子姓至一百餘人敦厚而善施皆無忝於先世云

嚴陵汪氏家譜序

周之文盛矣在春秋時周禮在魯故魯為文獻國及秦火之餘  
廢亡畧盡所僅存者自五經左傳之外無聞焉以太史公之傳  
迄不能自有所論載蓋慎之也况去今又千五百載之久者乎  
吾讀嚴陵汪氏家譜未嘗不歎其紀述之遠且詳也蓋汪氏出  
於魯成公之次子汪其後遂以汪為氏有名錡者以童子死於  
郎之戰與孔子同時見於禮記其來邈矣而其子孫自汪以下  
咸述其字名官位壽年墳墓所在他若墓中之銘朝廷之命為  
汪氏出者咸無所遺歷秦漢以下至于今七十有餘世粲如日  
見而耳受此不惟過乎太史公天下之述姓氏者未有若斯之  
備者也豈周公之子孫固多文哉雖然汪固祖厲公兩方之汪

自越公華而大者越公之後以詩書起家顯于宋登政府列  
侍從者不可勝數其盛固異於他族矣宜其譜之脩非他族所  
能比也然譜者記其名以傳不亡其先之義也而君子之不忘  
其先者不特脩譜之爲難而脩其身之爲難譜或不脩其爲患  
小身或不脩則辱其先矣汪氏之先莫大於周公周公之禰文  
王斯二人者身爲天下準言語爲後世法爲其子孫者豈易易  
哉今夫閭巷驟興之人身賤宗微其所爲或有不至人將貸之  
曰其先亦若是耳以文王周公之裔列於斯譜之前人閱之則  
曰若聖人之胄也聖人之行事若彼而若猶未免如是何以爲  
聖人之後哉則豈不尤難矣乎然則汪氏之子孫脩身慎行  
昭令聞以法周公爲志者上也善寸先訓不爲匪彝以辱先  
次也苟弛然雜於衆庶不能自異於人斯爲下矣與余交者國  
子助教中自言爲汪七十二世博學能文其所謂宣昭令聞者  
歟其以譜請序也余故樂爲之言

番禺蒙氏譜序

太學生番禺蒙安以其譜圖請曰安之先齊人秦時恬殺兄弟  
俱仕被信任後皆死扶蘇之難其子孫散處天下甚衆然千餘  
載未有大顯著動人耳目者番禺之蒙始於有宋諱甄者自北  
方來知廉州遂家番禺之海陽里至安八葉矣在宋世有祿仕  
自元得國始無仕者今閱三世而安復以儒生貢太學爲弟子  
貢竊懼不能承其緒嘗考次八葉字名枝裔爲譜使後人知所  
自願先生序之以昭吾先余告之曰姓氏固人之所甚重也然

其著於時者不以其受氏之貴而顯亦不以有人稱之而傳在  
乎孫子之賢耳論愛氏之貴則莫貴於王侯之裔而今世載之  
簡策以爲甲族者非必皆姚姒子羸燕齊氏也苟以人稱之而  
顯則左丘明太史遷班固之所書其苗裔未必俱顯於今也今  
天下之人語道德必曰孔孟顏閔周程邵朱氏論政事必曰伊  
傅管晏蕭曹房杜韓富氏語文章則其人名氏彰著者尤多三  
者皆由其身善自振拔而然未嘗恃於其先假之於人也蒙氏  
自恬毅始顯恬毅雖賢然其所爲未能皆當於人心而卒死于  
亂邦其名猶且傳而不廢况有過於恬毅者乎方恬毅被禍時  
呼天地神明而自列其意豈自虞不遂泯滅哉而太史氏悼其  
忠悲其志尚不悉廢而著之史傳况夫道德之士仁聲義聞足

以厲俗而化人者何患其無傳乎安温而有文慎而達禮可謂  
有學道之質矣前之三者苟知所勉焉未有不至者也况於恬  
毅乎其名誠顯于當世而著于方冊後之人必曰此番禺之蒙  
氏也蒙氏之後人必曰此吾蒙氏之聞人也番禺之人必曰此  
昭吾邑者也若是則非惟可以顯其先且可以顯其鄉邑矣何  
患譜之無傳乎又何以余言爲平安曰此足以序斯譜矣請書  
之以告族人使知勉焉

章氏家乘序

章氏本姜姓出於神農氏之裔逮齊太公支孫受封於鄆即春  
秋所書齊人降鄆是也今密州有古鄆城實其故地鄆紀之附  
庸國也紀亦姓姜地皆與齊接其爲姜姓無疑或謂出於夏之

諸姒者乃誤以辛作章而謂不去邑而別為章仇氏者亦不知漢章弁因避仇而始加之也鄒自為齊所滅子孫遂去邑稱章氏分適他國有諱展者仕晉為中散大夫世居汴之陽武至兵部尚書勗末嘉初出守于泉始家於南安唐康州刺史鵬又自南安遷建之浦城康州之五世孫重復自浦城遷處之龍泉蓋重之曾祖仔鈞當唐之季琅琊王王信通節度福州仔鈞授以三策大喜遂承制授高州刺史檢校太傅其妻勳海郡君練鵞賢而多識有恩及南唐將領王建封遂全建州一城之命生一十五子六十八孫支系敷蕃布于東西或入坐廟朝或出膺郡寄或宰百里之邑或秉節鉞分鎮邊陲後先顯者殆以餘百計蔚為江南望宗然而世遠族殷復罹兵燹漸至於不可考重之

十六世孫溢深為是懼於是稽厥系緒法諸史表旁行為圖條列不紊作譜圖篇第一先世遺行可仰可師披其都凡區別以陳作景行篇第二竹素所載琬琰所刻文章昭爛不愆其實作傳志篇第三事涉攷質難可類分小大弗爽集以示後作叢載篇第四四篇之外復不厭詳著本房圖以為別錄通名之曰章氏家乘云濂竊聞之隋唐而上選舉必稽於簿狀婚姻必由於譜系是以圖譜有局郎令史有員知撰譜事有官四方以家狀來上者官為考定藏於秘閣副在左戶其制最詳且明也五季以來法始大壞而近代為尤甚官不必有簿而品第混淆家不必有譜而姓氏無別有不得不憮然而增嘅者溢於其間乃能孜孜弗懈而成書以傳其賢於人也遠矣濂與溢游者久雖不

能文謹為稽章氏所自出及夫述作之意序諸篇端他日圖譜  
之局或設博雅君子亦當於此而有攷焉溢字三益尊尚伊洛  
之學持已率物粹然一出於正云

### 桂氏家乘序

桂本姬姓魯公族季孫後也相傳周末有季植者與其弟桂挾  
策以干諸侯植為秦博士被害桂懼禍且及遂謀詭姓遁身因  
即其名取字異而音畫不同者各命四子為姓示不忘厥初也  
伯子曰桂奕居幽州守墳墓仲子曰吞突遷冀南朱虛叔子曰  
吳獎徙齊之歷山季子曰焮裝移河南城陽自後四族流布多  
見諸紀載或謂睦與桂同音而出睢弘者固非或謂東漢末衛  
尉吞橫分其四子各係以姓者亦失之也奕之子孫仍居幽燕

五代之亂劉仁恭據幽州兵連禍結乃扶携南渡散居廣信上  
饒九江興國也陽豫章成都諸郡而居信之貴溪者曰行鄉仕  
南唐為靜遠總轄使至宋加檢校國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有  
功于世鄉人廟而祝之其後人擢科第躋顯仕者凡數十人而  
興國之永興明之慈溪皆自貴溪分而慈溪一族則出於祭酒  
之孫可昇亦多由進士入官至今支系尤盛連我 國朝德稱  
以明經為 太子正字陞晉王傅受知 兩宮今望隆蔚德稱  
從弟仲權羅忠之鄆都今孟誠知惠州河源縣復皆以政學聞  
仲權家食時乃合諸族譜圖及行狀碑志遺文釐為九卷曰桂  
氏家乘命德稱之子中書舍人慎徵予序之慎嘗從予學因為  
撰其樞要冠于篇端嗟夫氏族之學古昔所甚重浹滌鄭漁仲



生三子堂常褚褚宣遠將軍堂永陽今生二子達讓達生三子  
引文引武引祖引文生道屬道屬生四子聰尊甲乙聰生四子  
道和令興令安令保令興生世雄世雄生道明道明生二子赦  
講講生君讚君讚生三子公懇公平公郁公郁生二子整漢衛  
史中永生刑部尚書景漢生四子宗案宰宥宗浙東觀察推官  
生三子永珍永符永豐永豐生十子可榮可昭可暉可浚可瓊  
可齊可同可度可剛可法可暉生肅肅生玄英處士千千字雄  
飛世居睦州白雲原以詩名後隱越之鑑湖以終生二子翼嚴  
翼小字託兒無嗣嚴生二子甲述甲亡其名生景先述生三子  
景先景珍景珣傳景先生二子彥超彥安景珍生三子產誠彥  
暉彥瓊復自越還居睦景珣生三子承俊承邦承威傳生一子

承招自彥超而下號爲九房諸孫復布列于浙河之東多仕吳  
越錢氏宋太平興國二年錢俶納土有自睦徙台州黃巖者曰  
二四府君雖宗之述不知繫之何房之下旣而君又下遷明之  
象山未幾又自象山徙寧海侯城里始定居焉至熙寧元豐間  
其族漸大讀書爲文辭者後先相望迄于宋季不衰同郡縣而  
居若臨海之鮫峯天台之龜峯寧海之愛山皆號詩書之宗其  
先同出於睦載諸家乘者其詳不幸元初毀於兵今皆不可知  
矣府君十四代孫文大爲是而懼不可知者則畧之其稍可知  
者不問親疎而倦倦並著之成書一篇以傳於後嗣文大之從  
子孝儒從余學經因命來求序予聞方之族自長史南遷蔓延  
數郡以科目發身立法從禮郡寄者在在而是北則濶廖罕聞



近世遂指爲布姓然據新定別譜則謂長史晉元熙間人仙翁  
仕梁在武帝時而文亮乃爲之子也唐監察御史張友成所造  
仙翁廟碑及莆田譜圖記復謂長史官於西漢之季則仙翁實  
長史之孫距梁當甚遠史傳無明文未敢妄加臆斷而姑以碑  
爲正大抵江南之方要皆仙翁苗裔自雒山而分者又爲睦州  
刺史亮之派自白雲原而分者多爲玄英處士之支雒山屬淳  
安亮則汪華之將武德四年舉睦州附唐者也今文大之先出  
於玄英雖曰圖牒喪亡稍闕其所繫屬當無可疑者故予爲稽  
玄英也譜特著承傳次第以補其闕畧猶文大之前志也好古  
博雅君子尚是正焉洪武十年夏四月十五日前翰林學士  
青金華宋濂謹序

予按方圓桐江集所載天下之方姓皆出於歙縣歙縣之東  
鄉今析爲嚴之淳安蓋予鼻祖紘西漢不仕王莽避地時所  
居仙翁儲之墓在縣學前廟祀則徽嚴山中皆有之曰直應  
廟徽嚴之方甫之方信之鵝湖之方屢出名卿顯人又按秘  
書省正字方彙莆田譜圖記所紀王莽之際衣冠流離有名  
紘字子纓者渡江而宅具中以二說參之皆本於張友成仙  
翁廟記所以先後如出一轍獨新定別譜謂仙翁爲新定人  
祖紘晉元熙間爲郡功曹父雄生三子長儕娶司空謝安女  
次即仙翁季曰儼字叔威當南齊世與仙翁皆隱不仕及梁  
武帝即位仙翁始舉秀才終官太常卿竊意謝安卒於晉孝  
武太元十年卒後三十餘年始至恭帝之元熙又歷宋齊八

十餘年而至梁度其時儕必尚存相去如此之久而曰要安  
之女似無斯理也儕事且然不知仙翁仕梁之事其果足信  
矣乎又謂仙翁三子長曰觀次曰覲季曰洪而著作郎方仁  
傑閩系錄則云仙翁三子讚之弘之觀之譜圖記亦然蓋觀  
字正同弘則避宋宣祖諱改爲洪以弘與洪音義相近唯覲  
與讚稍異耳無乃傳聞之易訛耶惟方氏固爲江南望族而  
玄英之支子孫尤衆其九世孫監察御史蒙自記白雲原之  
族時有二十三院實治平之四年至淳熙初呂太史伯恭見  
於文辭又云雲源枝葉甚蕃一原數百家聯譜合牒衣冠文  
物之盛鄉人紀之嗚呼亦可謂昌且熾矣今文大所譜又略  
不知其源流之詳頗閱勾無譜其稱玄英第三世譜述之下

註云子孫遷寧海之侯城因據之爲正且爲牽引諸書而一  
辨之亦補闕之義也至若莆田之方則唐昭宗時守長史諱  
琚始遷琚生御史中丞殷符殷符生七子延康延年延範延  
遠延英延輝延滔最號貴顯延安戶部侍郎子孫或家滁陽  
延滔左僕射其後人或遷饒信江蘇諸郡琚亦出觀之之裔  
因爲玄英異支謂其徙於光之固始者則非予恐讀茲序者  
有疑而不釋謾一疏之不覺其辭之縷縷也是月十八日瀟  
又題

贈馬氏復姓序

馬氏本嬴姓伯益之後造父封趙爲趙氏至趙奢封馬服君又  
爲馬服氏後單稱馬者省文也自秦滅趙子孫散居中原世有

位序至唐太師比平莊武王燧為尤盛在宋季時王之十九世  
 孫某為都統官擁重兵鎮興國軍遂即永興縣之辛安里家焉  
 統生四子曰叔啓曰叔經曰叔某曰叔建叔建再傳而生莘莘  
 生世榮世榮有雄才當咸淳末北兵長驅而入荆襄皆陷辛安  
 豪士有起義師而勤王者世榮實贊其謀勢弗敵而敗世榮歎  
 曰吾世為宋義民不得不爾今事不成天也弗避將殲厥宗因  
 遁藏重山密林中詭葉為姓飲水看雲以終其身世榮生元幼  
 亡二親能自表見于世國朝皇慶延祐間大官辟為興國武昌  
 岳陽三府掾以廉慎稱元生四子曰謙曰豫曰晉曰恒皆業于  
 儒初馬氏強盛時析為二支以居咸建莊武王廟以奉祀事元  
 既易姓當時序變遷之際蘊然傷心每帥諸子往哭于廟及祖

父諸坐哭已呼諸子前歷語之故且曰吾馬氏也不得已更而  
 為葉吾耄且死汝曹幸正其家牒復求薦紳先生文以昭之吾  
 死日亦瞑元既卒天下大亂而謙豫相繼亡家又燬于兵晉挈  
 恒子子走道路幸完其生復與有祿食間過濂道事歔歔以泣  
 濂聞受姓命氏所以別生分類也南北混淆氏姓無辨蓋有因  
 襲致久而不能革者况逢時多故而詭姓遁身者乎古之人有  
 墨台氏辟難而改為墨又改為怡怡氏名寬者有重名于時終  
 不能復其初姓又有牛金之子亦因逃患而改為牛又改為奈  
 奈氏名點者乃能請于朝復氏於牛君子之論每不予寬而有  
 取於點者在於能復與不能復而已今晉敬承父訓如奉璧王  
 蚤夜兢兢卒能復百年久易之姓非所謂繼志述事之孝者乎

夫孝者非以傳龜龍彗為也非以玉帛充牣為也明其宗胤不使紊亂而失序者也魯襄公時鄆人以莒為後孔子作春秋大書曰莒人滅鄆以其姓異也夫姓異既不可以後人而襲人之氏其可以為宗乎晉之是舉實有合乎春秋之義濂願學孔子者也安得不為文以昭晉之美乎

鄒氏復姓孫氏序

洪武九年六月 日 皇上御東皇閣翰林學士臣濂考功監令臣克勤給事中臣傑監察御史臣鈍等皆侍時已漏上三刻臣傑出班跪奏曰臣之大父孫福謙陝人也出守嘉興郡當元季兵亂江南州郡繹騷大父逃匿無所至正己亥航海趨山東至登州颶風大作濤湧如雪山巨舟遽成齏粉一家五十人咸死于海獨臣附餘板薄沙島幸存大馬之命蒼黃無所歸長號於野州人鄒義者聞而憐之俾傭作其家臣年已十四矣久之養為子且為授室遂冒其姓曰鄒氏歲行將一周 大明受命四海肅清下 詔興舉學官增設弟子員義家以臣肄業萊州府已而選入成均又選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今年夏四月復擢給事中由是日瞻 天顏獲被寵榮如此之至皆非小臣所敢覬望 聖恩如天固未知涓埃之報復竊私念孫氏無他族屬其不絕者僅寄臣之一身苟冒其姓遲回而弗之改臣之先臣幾何不為若敖氏之餒鬼哉臣敢昧死以請 上曰朕為億兆生民主凡有襲人姓氏者必令歸其宗爾之請誠是也然非鄒氏爾亦弗克底于今日慎毋忘之傑於是叩首叩地而退既

退詣瀛請書其事以示後世瀛奉 詔參考歷代郊禘大禮久  
不能成文傑尋擢監察御史復來申前言瀛以未暇為答居亡  
何傑又陞僉廣東按察司事遽來進曰傑有數千里行必得先  
生文乃可耳幸勿辭我瀛乃與之言曰孫本姬姓出於周之後  
至衛武公之子惠孫因以孫為氏鄒則子姓其裔則祖於宋自  
正考父食邑於鄒因氏焉二者何可亂也傑能復之亦可謂不  
忘其本者哉然有一說為傑告焉昔者范文正公蚤孤隨母適  
長山朱氏朱氏亦鞠育為子公遂力學擢上第封厥父母而後  
請命于朝復姓為范氏公之酬朱氏可謂厚矣傑之事與公正  
類幸思有以報鄒之德哉 聖皇之言即天也慎毋忘之慎毋  
忘之瀛故舉此重為傑之告范公在宋位至叅知政事名垂方  
已

新刊宋學士全集卷之八

賜進士第文林郎浦江縣知縣高淳韓叔陽彙集

後學浦江張元中編次

庠生張孟纓校正

序

凡三十五章

送刑部尚書李公新除浙江行省叅知政事序

大丈夫生於世也先貴乎立志志既立不加以問學猶玉卮無當其質雖美弗適於用也問學既克不遵其時猶操瑟立齊玉之門雖有其藝而三年不得入也時既逢矣苟處之閑曹冷局淹回下僚猶瞻仰岱嶽之巍義亦未易叫閭闔而呈琅玕也古之人固曰不可企及亦其全是數者然後能立事功而垂竹

帛也歟晉康李公文彬器度宏偉昂然負高志博習經史必期  
明體以達諸用當是時無有尉薦之者浮沉府掾中日以澤物  
爲已任會海內不靜群盜磨牙吮血殺人如麻公集兵二萬人  
保障封川肇慶新昌德慶四郡凡十五年強兵如九江劇盜如  
三山龍潭卒不能犯境莫府上其功雖累加以重爵公惟知恤  
民爲急而無所外慕由是薦紳之勝流岩穴之處士與夫技藝  
百工商賈之屬咸驥然稱之曰活我子女全我室廬存我金縢  
者其惟我李公乎公猶歛然每以爲未足及 天兵下廣東德  
慶侯實總戎事聞公之名遣使者聘起之既入見 上署  
爲中書斷事官遷大都督府持法平允聲譽翕然有聞尋改小  
司寇未幾陞秋官又未幾

上御外朝親擢爲浙江行申

書參知政事中外莫不慕豔之夫以公之賢能遭四海雍熙之  
世上簡 萬乘之知入司喉舌翺翔法從出鎮行垣儀刑州牧  
銀章艾綬蔚乎其光華畫省長棘儼乎其雄邃足以行所志而  
不負其學矣大丈夫之際遇有如此者可不謂之榮乎抑子聞  
嶺南郡縣以百餘計而東廣爲最盛其出而仕者未嘗無其人  
唯張文獻公暨余襄公卓然清風振起百世公固廣產也中朝  
士大夫寧不以望二公者爲公望乎公之往也推體用之學以  
施于民凶姦之未屏也我則錙刻之仁化之未孚也我則宣布  
之人風之未淳也我則移易之民瘼之未瘳也我則蘇息之水  
利之未修也我則平治之庶幾無負 聖天子寵眷之深  
意他日良史氏必錄公之勲業焜耀簡書較之二公未知其孰

優孰劣此蓋邦家之榮非一身之榮也公其勗哉

送張編脩赴南陽教授序

河南張生紳奉 旨自國史教授南陽行有日甫拜請曰紳也區區一布衣遭逢 有道之朝獲肄業 禁庭 鑾輿時幸而勅戒之恩榮所加喬徽不足為高瀛海不足為深今者出典教一邦思所以弘敷 帝訓甚懼弗稱願聞一言以自勗者子曰古者設五經博士以教授所謂教授者非官名也以之名官自宋慶曆中始然有漕司所辟舉或以兼官或以士人而猶未肄朝廷也其命於朝廷又自熙寧中始夫教授之職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其責實至重也生然予言不畢生曰然予曰未也治師雖知精鐵必加陶鎔而後

成湛盧梓人雖知良才必施斤鋸而後成官室知之何難當思允蹈之爾生之往也取群聖人之經列弟子於堂下啓之迪之優之柔之履之鈇之使心與理相涵事與心弗悖庶幾材成而器良矣生然予言不畢生曰然予又曰未也教道所施貴在變通譬之木也視小大而加斤鋸焉鐵也察銛鈍而施陶鎔焉一槩而視之過矣生之往也各因材之清濁學之淺深過者損之不及者益之毋驟語以高遠恐其凌躐而不遜也毋使安於卑近慮其苟且而自畫也毋過於嚴厲上下之情不能相通也毋失於寬縱長幼之節或致玩褻也毋示之以非聖之書防其遁而離也毋習之以無用之文禁其乖而有僻也此六者皆變通之事也君子之立志不獲高位以行其政今幸而得掌教一州



焉亦不翅足矣何也政令能禁民為非而施教者乃使民自不  
恐為非人偷籍之以厚風俗因之可移顧有出於政令之上者  
豈細故也哉生能從事吾言庶幾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  
所學矣生其往哉思盡心焉可也於是生再拜謝曰狎雖不敏  
敢不夙夜祗奉予以生可進於道也次第其語而贈之生字鳳  
舉沉重有識量研窮遺經而造其間與出應書鄉闈嘗占前列  
云

送布政葉公之官闕中序

皇帝御天下之九年以諸行中書之設本於權宜之制中外並  
稱失尊朝廷意乃詔丞相御史大夫及翰林侍從之臣議更其  
名職革行省置承宣而政使司司有使使之下有左右參政皆

在廷之臣克其職十年夏儀鸞司使葉公受命而使於福  
建凡與葉公往來者咸曰公之往宜哉福建大藩也統府惟八  
壤地二千里物產之富服食之華甲天下而使又一藩之長也  
凡事之當否左參政曰可右參政曰不可司之屬曰然掾吏曰  
不然皆不敢自用其言白于使使可否之然後定其權之若是  
也而公文 天子之親信臣也公精志小心事上二十餘  
年未嘗有過上之器公非一日矣宜乎公之當此任也金華宋  
濂曰雖然 天子用公者非謂舊也謂公賢也以公為使  
者非以榮公以公能任重職也不命之他司而之福建者非謂  
地廣物富以去輦轂頗遠 命公綏其民也夫國之建官立職  
豈以富貴其臣哉所以為民也 天子與宰相運于內四

海之遠兆民之繁安能畢得其情而遂其性哉故立布政之司以治之官以布政名欲其宣政化於下也有疾苦不能自達於上惟公得達之民有善可旌有惡可誅惟公得聞於上而旌誅之鋤其疆悍培其良順俾山嶺海涯之民皆得安其生以樂太平之治斯則 天子委任公之意也亦公報 天子之職也苟以位爲公之榮豈知公者哉濂與公同朝最久知公之爲人寬厚好善故具道建官之意以爲公贈且以爲公規

送張禮部兼晉相府錄事序

皇明御天區宇救寧文化洽熙罔間內外

聖天子猶旰

食宵衣欲圖治安如黃虞時在野之賢無不遣使羅致于庭當是時錫山張善惟中用監察御史薦上名銓曹四方來者雲擁

而林布銓曹各因其才命題試之而惟中前進士乃以經學對初覆考僉謂良才遂列爲首選又明日丞相引見於奉天門

上親御翰墨疏其名下曰翰林應奉其次而下悉用奉天選授官則惟中特被簡注可知矣已而惟中視草比明文辭雅馴而能弗悖 上意於是日侍 左右或講說經史或應

制暨古今詩未嘗不再三稱善甫一載特授禮部主事未數日會晉相府錄曹關官復命兼之命既下六曹之士咸曰學者當明體而適用苟學矣而不施之於政是至危之無當也奚補焉上之摩厲惟中者厚矣詩人頌文王作人之盛有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其今日之謂乎三館之士又曰詞林之設官自學士而下曰侍講曰侍讀曰直學士凡若干人而待制修撰編修

之屬不論焉夫以賢才如此之多其事始集惟中以一人獨當其任亦未嘗見其有缺敗非其才之果良且荷使議禮於儀曹贊書於宗簿其有不稱職者乎傳有之君子學之在躬當無施而不宜惟中其有焉金華朱熹則曰二者之論固當矣熹則以為天下才良者衆矣能致萬乘之知者幾何人哉縱知矣論說或不合沉沒於下僚十年不調者有矣縱調矣或處閑曹冷局首尾拘畏不能展其志者有矣今惟中以一布衣之微上膺宸選未久而三遷官官清要之重寄不知惟中何以報

上之賜乎奔走承順以為恭非報也出入謹飭而自防非報也唯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常如天日之照臨有知無不為為之無不竭盡其智慮庶幾稍無愧耳他日名存竹帛功在國家不於惟中之望而誰望乎會  
上錫晉王土田於吳惟中將  
疑蔽而實之過家上冢以為鄉邦榮瀛惟中老友也故於其行不敢佞而以規

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序

丈夫生而遇聖神之主承信任之隆而居方伯之位得施賞罰號令於千里之內亦榮矣哉信榮矣然君子不敢以為樂也君聖則望臣者深君之信任者隆則後世責吾者重所居者高而所治者廣則斯民議吾者衆議吾者曰承君之任如是之大也而敷君之德以澤吾民者猶有未至也後世責吾者曰彼之得君如此之隆也而其事業若斯之隘也吾之君如堯舜矣吾猶未及古之賢臣吾可不自省歟合三者而思之上恐負吾君中

恐負吾民下恐不免後世之求備將日夜憂之之不暇矣奚取  
樂乎雖然吾才苟不足居乎位固不敢樂也誠有才焉斯民有  
未安也吾告於君而圖安之斯民未入乎善也奉吾君之道而  
教之大而國家之法有未著也吾以所得者告於君爲後世慮  
者或未至也吾將爲之贊助焉則可以不愧吾之職矣吾職之  
不愧則吾心可樂矣豈若無能者而戚戚爲哉天台李君守恒  
以美才爲 上所拔擢任 內廷承顧遇者三年今由左  
通政爲廣西布政司右參政余知李君才甚充者也有方伯之  
樂而無其憂者也於其往道其樂且樂之故以告使致思焉

送晉王府王傅李君思迪之官詩序

成周之時王者必立師傅尊之曰公而不煩以政務廣廈細穰  
之上論道而已自漢以來以王爲一等之臣對衆建宗親以爲雄  
藩故亦設傅相輔之相則總其國政傅則導以德義歷代相因  
未之或改我 聖天子臨御之三年思固泰山磐石之宗  
以莫安黎庶九子一孫同日封建爲王所以敦展親之道壯維  
城之勢也于時 晉王開國太原詔簡在廷之臣以吏部侍郎  
李君爲之傅命既下爲士者曰我知李君文且賢也翩翩乎脩  
辭截截乎雅韻春花明而秋雲敷江濤雄而蛟龍鳴出其緒餘  
克擢高第遂爲甲午科名進士其膺是選也則宜在位者曰我  
聞李君賢且能也自來京師即膺寵眷居右史有獻替之功佐  
延安有撫綏之績已而召入郎曹直躋法從試之也既屢而用  
之也彌篤其膺是選也則宜金華宋濂則曰是固然矣然而

皇上之意以晉國表裏河山之固北控代朔南接關陝其地爲形勝其民儉嗇而易化必得重厚誠慤君子輔王而安輯之此李君所以在選要不止前二者所云而已也今王雖未出閣李君之行浚治其城隍經營其宮闈勞徠其黎庶然後迎王就國日以法言大訓陳於前俾王爲括王斯民爲唐虞之民熙鴻名於無窮垂令德於不刊在此舉矣李君尚勗之哉濼也不敏待罪國史他日幸觀勲績之凝必執筆書之曰出鎮太原自晉王始其導王以德義底于成功自賢傅李君始不其躋歟李君尚勗之哉濼之有望於李君者若斯而已李君名吉其字曰思迪濟南人

送甘肅衛經歷張敏行之官序

長安張敏行至正癸卯進士也入國朝以來部使者薦起之擢爲翰林典籍時四庫之書多藏文華堂堂在禁中舊爲諸俊秀肄業之所抵奉天門不百武車駕嘗幸臨之敏行蚤趨朝已卽危坐堂中中使或傳宣索書卽啓鑰以上如是者二年雖得時近日月之光然未暇謁其氏名二且上御東房遙見敏行委蛇入堂召而前問勞備至且曰爾能詩乎對曰臣雖不能願學焉乃命之題敏行研墨濡毫跪寫以進上覽畢悅曰詩甚佳此產如爾者誠鐵中之錚錚也由是日承顧問見其性秉忠慤可任以事特命爲甘肅衛經歷賜內府白金五十兩錢一萬二千文以寵其行凡所與游皆爲賦詩予時侍講禁林送至都門外執爵立而言曰甘肅在漢爲酒泉爲張

掖等郡初因張騫言建置城府稍發徙民克實之隔絕西域而  
斷匈奴右臂當時匈奴悍疆西域未盡服故其策不得不爾也  
今皇明在御天威所至如雷如霆西域諸戎稽首稱臣者接  
踵道路而元君遺胤奔竄沙漠粗存喘息惴惴自保孰敢持一  
矢東向非漢時比也 聖天子特念生靈久罹兵燹不得以

自寧設衛寘屯一以備不虞一以招懷創殘之民其責亦甚重  
也敏行亦知其所以重乎於斯行也當導宣上德曰吾

皇一視同仁罔間南朔夙夜唯爾民之憂恐爾寒也使來授爾  
裘慮爾餒也俾來給爾食或無以耕予爾牛或無以獵資爾馬  
若弓爾其寧哉詎縱曰愚離水火而升維庶矣胡不樂將見荷  
旃被毳者于于而至矣經歷幕府之長無非天澤同流行宜以

此報上毋若翰林時危坐味詩而自逸也他日贊畫成功乘楮  
白馬周流吊古曰此霍去病擊匈奴處也此公孫賀敗虜兵遺  
迹也桐馬漣浦壺白眼望天而飲醉後耳熱發為聲詩以洩生  
平磊砢之氣斯亦奇男子之事敏行以為如何敏行喜曰先生  
之言至矣是為序

送王明府之官序

我國家重於民社之寄雖遐州僻壤必慎選守今以撫摩其  
人民蘇息其凋瘵而擢用人才之道必以常從事於朝廷省部  
者為先以其歷練之精而深達於民情政體也會稽王君元凱  
受命出宰夔之開縣告行於余徵言為贈兩川入我版圖未久  
其民新脫於鋒鏑之餘自非善於承流宣化者未易以涵煦生

息之也廟堂之議以爲元凱又以文墨議論贊佐春官儀文禮法諸集有素其爲人持身砥行又端謹清脩克稱茲選故有是命余聞昔子游氏之爲武城也以禮樂爲教而聖人喜之此千載牧民之良法而近世以來爲縣者率以法度束縛而操切之故禮教之澤不下流於民而醇風美俗罕或見之今元凱之往不惟使其百里之內政平訟理而安於田里其所以化導全安之者要必有其道矣他日觀風之使有言於朝者曰西蜀之地有萬家之邑其今之治先政教而後刑罰其民之俗好辭讓而耻鬪爭以故絃歌比屋而囹圄空虛雖在數千里之外而藹然不異乎邦畿之中是宜旌褒其縣大夫之能以爲在職者勸若然者必元凱之所治也余在禮部常知元凱之爲人今守職詞林秉筆史館晨入夜歸無敢暇逸故於元凱之請不及綴緝文辭爲贈而姑道其所期望者如此勗之元凱其勿以余言爲簡也是爲序  
洪武六年九月既望金華宋濂識

送魏知府起潛復任東昌序

皇帝奄有九圍宵衣旰食以治安蒼生爲務凡守令滿三載者朝京師詔銓曹考核治行其昭著者皆復舊職命儀曹燕饗之或遇有事郊社令被盛服從公卿大夫之後以與祀事上之意以爲能勤民方可以對越明神蓋異數云當是時桐廬魏君起潛自尚寶丞出守東昌三年政成來覲闕下有旨俾復治東昌蓋東昌古博州今轄二州一十六縣正當燕齊要衝會大將軍徐公統十萬雄師北征漠北屯駐州境者三月起潛給舟車

芻糧皆無之絕燕能撫輯創殘之民既煦嫗之又從而勞來之和氣所召鄰郡蝗不集賊踪殊甚而郡獨亡害起潛之來朝也民爭攀轅臥轍有至泣下者嗚呼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使其復往治之宜也予見起潛之還也垂髫之童群然迎拜馬前曰我使君來也我使君來也脫若我使君不徠飢孰兒哺寒孰兒衣乎黃髮鮐背之翁寬衣博帶相與聚首而言曰吾郡自兵燹之後呻吟於灌莽之中暴露於雨風之夕今使君闔廬乎我矣生死肉骨乎我矣奈何一旦去之吾儕小人欲徼河內之借寇恂蠲姓名不能上千天聽幸賴

聖天子明見數千

里外復以使君惠我加我幸莫大焉予知必簞食壺漿爭迎於道周矣巖谷之士方外之徒聞起潛之至亦必嘆曰我等在山林槁項黃馘固無求於世然必無撓我無魚肉我始得遂其恬淡之性使君之重來也吾等其安於所處乎夫然故起潛事書於信史名流於方今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起潛宜益加敬畏之所敬者何天也所畏者何民也一民銜冤天爲垂象君子蓋甚懼之起潛能如是則功澤益深令聞長世不止如今日所稱而已也抑予聞漢法郡守皆久任欲其與民休戚之相繫也非惟增秩賜金故或自丞相出膺郡寄或從方州入秉鈞軸載之方策斑斑可攷也欽惟

聖朝取法前王其久任之

意實異世而同符有善者必旌褒有功者必超擢起潛他日之所至宜未可量也起潛尚勗之哉是爲序

送劉永泰還江西序



聖天子以六合既寧益寤寐求賢而致時雍之治於是朝臣以  
 未嘗劉于先生聞初先生嘗以賢良徵因病謝歸及是使者至  
 即束行李東上洪武辛亥閏三月實來京師丙子吏部侍郎顧  
 君剛中等入奏 上召見於外朝俾講說經書親與之論辨先  
 生敷釋詳明 上悅越翌日丁丑 上御金水橋復召先生慰  
 問良久 勅儀曹賜冠衣又明日戊寅復 召至便殿諭先生  
 曰君子為學當見於世用爾自度其材可為郡縣何職宜竭誠  
 以對朕將官之先生曰臣于在前朝嘗舉進士試南宮不利終  
 老弗沾一命今幸遭逢有道之朝登崇俊良凡有血氣者莫不  
 涵泳鼓舞於 神化之中况區區草澤賤儒三瞻 天日之表  
 聖語丁寧又如此之至苟稍知君臣之義孰不感動以思報效  
 第臣犬馬之齒已衰筋力弗強聽恍恍而視茫茫若冒昧上承  
 昭旨異日儻有曠官之刺則負 天恩深矣敢固辭 上  
 以其言誠懇而質且不奪其志親御翰墨賦詩一首且命先生  
 亦賦三詩以進 上覽之喜令內侍酌酒賜之俾其還山  
 肆惟 皇上以天縱之聖黃鉞四征大統以定而尤親近  
 儒臣共圖治安年高而不欲仕者復以禮而敦遣之此如上天  
 雨露之澤滂沛周浹萬物咸賴聖德神功巍巍煌煌固非前代  
 帝王所可及然而欲治之主不世出當此明良相逢千載一時  
 先生平日所學致君爾澤民爾一旦翩然西還傍岩以為廬結  
 雲以為衣菜有藟食有稻與魚左圖而右書于于而行沉沉以  
 居先生之計則得矣其如蒼生何雖然先生之志則有在也其

意必曰我於催科聽訟則年誠耄矣奔走承事則力誠不能矣若敷明孔子之道以淑後進使從之者知孝弟忠信變堯風而為厚俗是亦報上恩之萬一也是則可為也嗚呼先生之志果若此其於出處之義庶幾兩無愧乎先生將還士大夫多慕咏之相率作詩餞之而遣金華宋濂序之

送許時用還越中序

婺與越為隣壤越屬縣曰嵯有許氏居之世以詩禮相傳為名門而時用則又其最秀者也濂家婺之金華距嵯為不遠在弱齡時即與時用相聞方以文墨自漸摩無雨風無晝夜危坐一室不暇見暨同試藝浙闈旅進旅退於千百人中無有為之先容者又不能見自時厥後時用以禮經擢上第為諸暨州判官

金華抵諸暨比嵯為尤邇將騎驢走鈴下而謁焉時用又入行御史臺治百司其地清巖雖時用亦不宜與人接又不敢見會未幾何金華陷於兵士大夫螻蟻走唯流子里為樂土亟挈妻孥避焉流子里隸諸暨地在嵯之東南僅數舍即至濂時若心多畏而土著民往往凌虐流寓者白日未盡墜輒翳行林均鈔其囊橐物甚者或至殺人又不可見及至兵戈稍息予還金華日采藥以自娛間念及時用即欲約二三人往候之以解夙昔之思去年冬聞時用有弓旌之招使者趣迫上道急於星火又不及見濂竊自念時用英俊士此行何所不至鸞臺鳳閣將以次而升何日能賦歸縱時用欲歸上之人未必聽也濂雖少時用一歲則已皓然成翁度何由至南京既不能至又安能與時

用一抵掌笑談邪慨然遐思者久之會朝廷纂修元史宰臣奉特旨起濂為總裁官使者亦見迫如前遠濂將戒行李時用至武林始旬日耳濂又自念史事甚重當有鴻博之士任其責者濂豈敢與聞藉是以往或得一見時用亦豈非至幸歟濂來南京寓於護龍河上方求時用館舍之所在忽有偉丈夫來見者問其姓名亟曰我許時用也子豈非景濂乎濂驚喜不及答亟延入坐備陳五欲見而弗能之故時用知濂嚮往之久亦相與傾倒不風晨月夕無不相往來一旦忽悽然墮淚曰余先朝進士也春秋又高矣不足以辱明時使者不我知委幣而迫之來我不敢違今已陳情於丞相府矣丞相儻言之上得遂歸田焉不翅足矣他日又來言曰

聖天子寬濂用丞相

言如所請矣已具舟大江之濱吾子遇我厚幸一言以為別嗚呼藝與越其壤相接邇其見甚易也乃積四十年而莫之遂厥後始見於千里之外既見矣遠或四三春秋近或及期相與論學以盡夫情可也未及兩月而即去既去矣或買一小艇相隨五六百里間采江花之幽靚殷勤道別亦云可也脩史事殷足不敢踰都門愴然而別既別矣一二年間或再得聚首如今日焉猶可也然向者已如此自今而後其可以必期而必取之耶人事之參差不齊何可復道尚奚言為時用之別耶雖然時用之歸也其有繫於名節甚大時用采叢山之叢食鑑湖之水日與學子談經以為樂者果誰之賜歟誠由遭逢有道之朝故得以上霑滂沛之恩而適夫出處之宜也夫道宜

上德

以昭布於四方者史臣之事因不辭而爲之書區區聚散之故  
一已之私爾則又當在所不計也

送天淵禪師濬公還四明序

文辭之美者見之於世何其鮮哉非文辭之鮮也作之者雖精  
而知之者未必真知之者固審而揚之者未必至此其每相值  
而不相成唐有柳儀曹而浩初之文始著宋無歐陽少師而祕  
演之名未必能傳至于今蓋理勢之必然初不待燭照龜卜而  
後知之也嗟夫浩初祕演何代無之其不白於當時卒隨煙霞  
變滅而無餘者豈有他哉由其不遇夫二公故然爾此余讀天  
淵師之所作其有感於中矣乎天淵名清濬台之黃岩人古鼎  
銘公之入室弟子嘗司內記雙徑說法於四明之萬壽近歸隱

於清雷峯中蓋法筵之龍象也余初未能識天淵見其所裁輿  
地圖縱橫僅尺有咫而山川州郡彪然在列余固已竒其爲人  
而未知其能詩也已而有傳之者味冲澹而氣豐腴得昔人句  
外之趣余固已知其能詩而猶未知其能文也今年春偶與天  
淵會于建業因相與論文其辯博而明捷寶巖啓而琛貝焜煌  
也雲漢成章而日星昭煥也長江萬里風利水駛龍驤之舟藉  
之以馳也因徵其近製數篇讀之皆珠圓玉潔而法度謹嚴余  
愈竒其爲人傳之禁林禁林諸公多嘆賞之余竊以謂天淵之  
才未必下於祕演浩初其隱伏東海之濱而未能大顯者以世  
無儀曹與少師也人恒言文辭之美者蓋鮮嗚呼其果鮮乎哉  
方今四海會同文治聿興將有如二公者出荷斯文之任倘見

天淵所作必亟稱之浩初祕演嘗不專美於前矣或者則曰天淵浮屠氏也浮屠之法以天地萬物爲幻化况所謂詩若文乎是固然矣一性之中無一物不該無一事不統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誠不可離而爲二苟如所言則性外有餘物矣人以天淵爲象爲龍此非所以言之也天淵將東還賢士大夫多留之留之不得味歌以別之以余與天淵相知尤深也請序而送之

送從弟景清還潛溪序

予從弟景清年七歲入小學十二歲即棄去爲廢舉之術居物于家視其時之訕信而操其跡羸未幾家大穰今二十有七歲矣一日發憤言曰吾以七尺之軀豈終溺於此而不知自返哉且貨財造物所忌藏者在室而俾者在門吾豈若明仁義於身使人不得而攘哉於是即外九賈思誠謀思誠喜曰此奇男子事也景清勉之景清乃囊書襍被不遠一百里謁予於東明山具言其狀予爲之驚喜乃與之坐而語以孟軻氏夜氣之說而悲世俗偵躓於利害之塗莫能自拔予言頗懇惻景清聞之輒感額歛容似欲泣者予知其可教乃處之蘿山書室中蘿山予新遷居地也距東明僅三里日稍晏景清則挾策而來反覆詰難一字不解輒沉思良久期必通乃已至曠始罷去日以爲常行跡蓋可數而待也予間歸蘿山則又見其獨坐夜將半猶聞讀書聲不休嗚呼若景清之爲不亦奇男子也哉昔蘇公明允少不喜學年二十七始大發憤閉戶讀書爲文辭及舉進士茂材異等皆不中乃悉取所爲文焚之益大究六經百家之說

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一時學者皆取其文以爲師法今景清  
之年正與之同發憤讀書亦同使其志愈慤而不變學愈勤而  
弗息則今之景清惡知不爲昔之明允哉景清勉之雖然明允  
之學志在文辭者也吾徒何事於斯必也學爲聖賢有用之學  
達則爲公爲卿使斯道行不達則爲師爲友使斯道明如此而  
後庶幾也予家自文通先生以來多勵行於儒今族人之衆幾  
及萬指罕有言詩書者竊喜景清之有志也於是東歸序以贈  
之景清試往質之思誠又必有以相發也

送徐大年還淳安序

觀人之法當察諸心不可泥其迹仕不仕有弗暇論苟其心在  
朝廷雖居韋布操觚染翰足以鋪張鴻偉上裨至化脫或至不  
在斯雖縮銅章佩墨綬朝受謀訢暮閱獄案政績藐然無稱古  
昔君子蓋獨竊慎之余於徐君大年之歸不能無所感大年生  
淳安萬山中載籍無詖而辭藻豐縟有聲於浙河東西當

皇上龍興招延儒雅大年驩然被山人服趨輦轂之下同脩  
前代史史成會有詔集諸儒議禮大年復與其事廷議將命  
官大年以宿疾辭去年秋中書奉旨纂脩日歷朝紳各薦所  
知余以大年知本末義例可以觀會通而無首尾衡決之患疏  
其名以聞使使者持書下郡國大年即驩然應命詣闕入  
館之後俛首探刺唯恐一事有遺記注有闕畧悉補足爲完文  
日曆成廷議又將錫之官大年固辭如初嗚呼使大年初受命  
爲一縣令長不過簿書期會爾招徠撫綏爾又其大者教化行

百里爾一旦白身召入史館大書特書使聖天子宏謨駿  
烈烜赫萬古與天無極此其功與試宰者孰重孰輕雖不仕猶  
仕也藉今自茲終老山林可謂無負於國亦可謂無負於學世  
之好議論者見其辭祿而歸搖脣鼓喙詡詡相夸諛不曰潔身  
而自高則曰獨善以固窮夫士遭不願治之世披腹呈琅玕無  
有舉目覩之者故不得已引退今當堯舜在上夔龍滿朝之  
昔以此疑大年者謂之誣士士不學則已學則必期世用有如  
大賈行廢舉術實貨殖溢市區乃振鐸號諸人曰我不售我不  
售萬萬無有此理以此窺大年者謂之矯矯與誣要皆非真知  
其心者雖然在昔宋室盛時布衣入史館者僅六七十人皆兩制  
八座所薦引其任甚不輕大年雖不受褒寵靈所被溥博注澤  
有加往昔大年將何以自效且春秋猶未高沉痾容有却藥之  
時行當杖策造朝門盡展所蘊以驚動世俗使向之疑且窺者  
瞠目不敢吐一辭則出處兩無憾不然長往山林而弗思返日  
與猿鶴爲友餐霞雲而漱泉石高固高矣如不仕無義何洪武  
七年春正月一日宋濂引

送戴原禮還浦陽序

醫之爲道至矣故周官有疾醫視萬民四時之病春之瘡首夏  
之痒疥秋之瘡寒冬之嗽欬二氣皆分而治之驗其狀而制其  
祿甚爲不輕也後世官寢失職故於其術每擇之不精有人於  
此能合於古者之道豈不猶空谷足音之可喜者乎如吾同縣  
戴原禮氏是已原禮生儒家習聞詩禮之訓惓惓有志於澤物

乃徒步至烏傷從朱先生彥脩學先生見其穎悟倍常傾心授之原禮自是識日廣學日篤出而治疾往往多奇驗予請得而詳道之原禮從叔仲章六月患大熱面赤口譫語身發紅斑他醫長以大承氣湯而熱愈極原禮脉之曰左右手皆浮虛無力非真熱也張子和云當解表而勿攻裏此證似之法當汗遂用附子乾薑人參白朮為劑烹液冷飲之大汗而愈櫛槩方氏子婦瘡後多汗呼騰人易衣不至怒形于色遂昏厥若死狀灌以蘇合香圓而蘇自後聞人步之重鷄犬之聲輒厥逆如初原禮曰脉虛甚重取則散是謂汗多亡陽正合經意以黃芪人參日補之其驚漸減至浹旬而安松江諸仲文長夏畏寒身常挾重痛飲食必熱如火方下咽微溫則嘔他醫授以胡椒煮伏雌之

法日啖雞者三病逾亟原禮曰脉數而大且不弱劉守真云火極似水此之謂矣椒發陰經之火雞能助痰祇以益其病爾以大承氣湯下之晝夜行二十餘頓減續之半復以黃連導痰湯益竹瀝飲之竟瘳姑蘇朱子明之婦病長號數十聲暫止復如前人以爲厲所憑莫能療原禮曰此鬱病也痰閉於上火鬱於下故長號則氣少舒經云火鬱則發之是已遂用重劑瀉之吐痰如膠者無筭乃復初藥原忠妻亦寡人因免乳後病驚身翻翩然如升浮雲之上舉目則室廬旋轉持身弗定他醫飲以補虛治驚皆無驗原禮曰左脉雖亢且澁神色不動是因驚致心包絡積汚血爾法宜下之下積血如漆者一斗即愈留守衛吏陸仲容之內子病熱妄見神鬼手足攣動他醫用黃連清心湯



宋學士文集卷八  
不中原禮視之曰形變而色不澤乃虛熱耳法當以李杲甘溫  
除大熱之法為治也所謂損者溫之者也服人參黃芪而安  
他若此者甚衆予備問賢士大夫恒言之今不能悉數也嗚呼  
有人如此可不謂之合於古道者乎夫醫之為道本於素問內  
經其學一壞於開元再壞於大觀習俗相仍絕不知究其微指  
唯執一定之方類列舟而求劍者人豈之則曰我之用此不翅  
足矣文惡事內經為宋之錢仲陽獨得其秘於遺經而擴充之  
金之張劉李諸家又從而衍繹之於是內經之學大明劉之學  
朱先生得之最深大江以南醫之道本於內經實自先生發之  
原禮乃其高弟弟子其用心也篤故造理為特精其傳授有要  
故察證無不中亦可謂賢也已矣近來京師薦紳之家無不  
敬愛之服其劑者沉痾豁然如洗或欲薦為醫官辭不就遂賦  
詩以餞其東遠且請予為序昔者司馬遷作倉公傳載其應詔  
所對自齊御史成至公乘項處凡二十有三書治病之狀甚具  
予做此義稍陳原禮療疾奇中者繫之首簡并告周官疾醫四  
時治證之槩世之知言君子必有所擇焉原禮之從父能軒翁  
予之同志友也幸以予言質之

送許從善學道還閩南序

閩南許從善自少好長生之術嘗建一庵以款真遊之士覬得  
一逢而受其說已而聞龍虎山止庵鄧鍊師得九還神丹之傳  
遠邇之人皆知尊禮時鍊師侍祠南京從善不遠數千里而參  
叩焉三年之間至者凡再鍊師具以谷神不死之道開之以秘

藏約之以黃寧從善欣然如獲拱璧於其還也鍊師為索文贈之而同虛傳外史鬼谷方壺真人又咸為之請不知從善何以得此於方外高士哉然予嘗覽劉向列仙傳見其所載奇名詭姓與夫驚世駭俗之事甚悉而存鍊解化之術畧不一言之豈實秘陰陽之機而不露耶抑亦得其人而後度耶雖然老莊文列四家之書亦徃徃及之矣要不出致虛極守靜篤二句之外蓋虛則洞然涵乎太一靜則凝然萃乎太和虛非極無以收純玄之効靜非篤無以臻純默之功馴而致之與道蓋不遠矣自時厥後靈均發為一氣孔神於中夜存之言魏伯陽著為參同契復陽秘而陰洩之皆不敢畔其說也嗚呼斯非學仙者之準繩也耶宋金以來說者滋熾南北分為二宗南則天台張用成其學先命而後性北則咸陽王中季其學先性而後命命為氣之根性為理之根雙體雙用雙脩雙證柰何岐而二之第所入之門或殊故學之者不能不異然其致守之法又不過一之與和而已吾知從善亦必究其說乎夫一者萬之對也萬則紛紜而不定惟一能貫之和者戾之反也戾則參差而不齊惟和能全之長生久視之道其不本於此者乎所謂安鼎者非玄關一竅也安乎此者也採藥者非龍虎鉛汞也采乎此者也用火者非進退抽添也用乎此者也固不可有意而求亦不可冥然而忘去也頗聞閩南有武夷山其高萬丈薄太清而凌飛霞多有隱君子棲遯巖穴間從善試以予言質之必大駭曰是儒何人其論九還神丹之道何其與吾黨異乎又當辨其離合以告從

善也從善名固號爲還樸爲人沉篤近道所以方外高士極愛  
器之

送吳仲實還金谿序

金谿吳君仲實者其兄國子助教伯宗于成均伯宗以余友也  
偕其來謁仲實氣厚而色溫與之語秩然而有倫恭慎而甚文  
固已知其才矣既而復袖其詩十餘篇以見發而觀之辭繁而  
不浮理至而不俚其馳騁斂縱多態而有度問之以文學則鮮  
不能通勸之士則曰未能也余於是益信焉士之患常在乎內  
虛而外銜學未聞道而慕乎爵祿之華內已足焉而外未能以  
動人猶以網蒙錦也又則著而不可掩矣飾乎外而不務充其  
譬之土木之質而文綉加焉其始非不眩目疑而視之則可

醜矣古之君子是以勤乎其所當脩者而不敢計乎其外也今  
之士則不然未有善焉惟恐人之不知未有才焉惟恐世之不  
用其未得則沾沾以自銜既得之則又薄卑而思尊此崇替起  
伏所以數數然也其視仲實之既至而以爲不足年及可仕而  
以爲未能者何如哉仲實不見夫善質乎當衆人競取之時則  
棄之競鬻之時則宜之其不取則已取必窮海內之珍不鬻則  
已鬻必獲鉅萬之富矣安知仲實之棄之非取不售之非厚售  
乎仲實歸其兄之僚咸詩以送之余與伯宗善且知仲實之材  
也故敘以贈之

送鄧貫道還雲陽序

周官之制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所謂三物若六德六行

六藝是也六行之中而嫺居其一焉釋者曰嫺者親於外親也  
夫人之生也內則諸族外則諸親驩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  
以相接蓋一出乎彛倫之正故賓興之際特於此察其行焉嗟  
夫世遠俗紛古之道不明又夫今於雲陽鄧貫道氏見之貫道  
本儒家富而好禮御史大夫陳公之女兒實歸焉當家居時公  
與貫道無日不相親或講論道德性命之奧或品量古今人物  
之盛以至雲亭月榭酣觴賦詩以寫冲和之情其樂殆驪如也  
及元季兵興所在皆繹騷貫道避地巖谷間深蟄而不出公間  
關走江表擇 真主以爲依歸日赴於風雲之會名譽日起而  
勛業日盛貫道之與公不相見者二十有二年矣洪武七年冬  
貫道思公之切歷湖湘泛大江首抵 南京欲與公胥會公聞

貫道之至亦喜不自勝出迎於龍江關相與序兵火離合問故  
舊存歿悲喜交集舉酒酌地各私相欣慶自是共周旋者且一  
月貫道以離家之久翩然動歸興有不可遏者予因謂之曰夫  
自辛卯以來龍虎雄爭塵霍翳昏父子乎西東戚姻乎北南其  
別離之思蓋有不忍言者今也六合清明車同軌而書同文冰  
陸敷萬里山行水宿無一髮蜂蠆之虞有親嫺在遐方者不行  
則已行則刻日可至貫道亦知所以然之故乎誠由 帝德廣  
被如天之覆如地之載蕩蕩乎難名乃克致有是也頗聞貫道  
富問學能辭童柯以不稍攄所蘊以裨治化乎貫道則曰吾老  
矣不能用也雖然雲陽有紫微山七十一峰森列如畫秀氣甚  
磅礴也自漢以來爲侯封之邦唐雖有肥遯之士而無大顯融

者至陳公始以正大廉平之學出佐明時而足以當山川之勝貫道之歸也宜以公之事歷言於鼎穴抱道之士且告之曰聖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予敬愛貫道篤親矧之義故舉周官六行之一序以贈之詩自侍講學上樂公而下凡十八人分題爲九詠古今詩各賦其一云

送陳生子晟還連江序

洪武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皇太子臨大本堂召東宮眷

讀及諸王府伴讀凡二十五人立庭下諭之曰爾等離父母去墳墓者三年于茲冬氣向深草木搖落寧不惻然動懷土之情乎吾已爲爾請于上宜各旋歸歸即適至無以久淹爲也復命左右出內府錢若干以爲道塗費衆皆羅拜而退時聞之連

江有陳生子晟者以周易中第三名文解上禮部既而臺臣以其詞章古雅選入爲楚王府伴讀朝夕陳說經義甚爲王所賓禮及奉教令還闕詣予言曰予晟久侍几杖今將有三千里之行願先生賜一言以自勗也予曰爾之從我者學爲文耳文豈易言哉翻秋濤之洶湧屹喬嶽而不遷沛元氣之淋漓未足以喻其變化也能知變化則轉遷驟固蹴蔡駕韓燁然有光萬丈矣孰能掩之哉爾以學止於是乎生曰然予曰未也聖人重訓皎若丹青所謂載道之經是已經則萬世之準繩也推其訓故以覈其原釋其文義以達其支使言與理相涵而無悖去之者方可排斥毛鄭輕視王馬而靡所不通矣爾以學止於是乎生又曰然予曰未也上天下地其中爲人號曰三才功用則

均上帝所降之衷日保守而弗失氣或我格也吾則廓而通之  
欲或我戕也吾則絕而遠之内外混融庶幾與天爲徒矣與天  
爲徒則見諸用者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無所入而不  
自得焉是對濂洛之深泓而挹沂泗之清冷者也顧不韙歟生  
以爲何如生避席而拜請書所與言者佩而行之予老且病四  
方求文者日相迫趣誓欲燔筆硯以自絕憐生之篤志於學因  
寫以爲贈

送黃贊禮泣祀閩省詩序

惟洪武七年十有一月庚辰 皇帝御奉天殿視群臣早

朝太常卿唐鐸奏曰臣昔受明詔天下行中書其祠山川百神  
或未致恪虔宜今朝士泣之臣於浙鄂齊汴暨于豫章已嘗奉

命從事若晉若燕若閩若蜀若廣東嶺南遠者七千里近亦不  
下四三千宜預遣使者期以明年春二月集事臣死以上

制曰可於是遴選奉常官屬及儀曹主事凡七人時贊禮郎建  
安黃淵靜實與其列越三日癸未 陛辭 上諭之曰敬恭明

神古今恒道也况潔祭之時乎祭在他人亦所當慎况職在奉  
常乎已盡其職猶難况欲泣人而使其莊敬乎皆不可不察也

爾等聞 命之後雖跋涉乎險阻一言一動有赫其臨參前倚  
衡無乎不在勿使一髮非僻之于庶幾不廢朕命不然人非鬼

責將不可追矣衆皆稽首至地而退既退復 勅儀曹各賜衣  
一襲又明日甲申啓行前御史中丞劉公伯溫參知政事陶公

中立吏部尚書詹公同文今禮部尚書牛公士良咸以爲淵靜

遭際 昌期獲將使指以臨涖祠事可謂寵榮也已各賦詩以  
爲贈而文學法從之臣藩府成均之賢與夫方外岩穴之士亦  
見諸聲歌以華其行淵靜請子序其作者之意肆惟 皇上宅  
中圖治其對越 昊天茲祀于上下齋戒一心凝神於惚恍之  
中如將見之群臣之助祭者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顒若以  
致鴻休荐臻甘露霄降三秀呈瑞彩霞結鳳白鳥翔飛和氣充  
物化爲豐年此蓋精明之德放諸四海而準無不駿奔走執豆  
籩以薦德馨然猶慮藩垣之臣未盡體內廷之意遣使四出以  
監視之方於古昔帝舜之望山川徧群神姬周之成秩無文不  
是過也有 君如此其忍負之今淵靜之往也宜精白志慮靈  
承 上訓壇廟有缺圯者葺之服器有弊汙者易之牲牲有不  
肥腓者罰及之將祭之夕端笏垂紳正立壇之左右申以  
聖天子成命使百司及執事之人祇奉明畏有若 天威咫尺  
升降俯伏穆然無聲牲俎苾芬庭燎有輝神靈洋洋昭格于上  
則夫藩釐之錫淵靜亦當與有之矣淵靜行哉雖然神人相依  
者也南閩當兵燹之餘黎民創殘其或有失所者乎嘆曰起之  
其興利去弊之政或未能盡行乎淵靜宜 知之歸告于  
上此於人神之道所謂兩盡者也淵靜行哉

送趙侍制致仕還鄉詩序

洪武九年冬十一月丙申 皇上御奉天門御史左大夫  
汪公右大夫陳公以國子博士趙先生本初年踰七十跽而奏  
曰博士臣倣以詩經施教成均者四年其弟子爲方嶽重臣及

持節各部者往往有之是不為無功第以筋力寢衰而精神不完願放還山中以盡其餘齡 制曰可且加其官為翰林侍制勅銓曹給誥命越三日戊戌俶具朝服請丹闕以謝 上詔之使前問曰卿何郡人對曰會稽 上復問曰向為兵部侍郎出知萊州者卿之子耶對曰是也 上曰卿誠耄矣歸養于家為宜俶於是以前叩地而退越七日甲辰詔出內藏庫錢二十五緡以賜先生將行二大夫各賦詩為贈京師人士復以越之古跡分題從而繼作而司業樂君子善持手簡授瀛為之序昔唐國子司業楊巨源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白丞相去歸其鄉丞相愛而惜之奏為其都少尹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長於詩者屬而和之當時以為榮其事若與今相類然而

聖天子優老養賢之意有非唐之所可及七十而容致事同矣天子召見親加 玉音而勞問焉則無之也陞之以官俾為鄉人榮同矣出內藏之錢從而賜焉則無之也此蓋 皇上勵精圖治雖天下之廣四海之衆老者皆欲安之使躋于仁壽之域非特寵其致事之臣而已斯所以度越前古而無所與讓也先生之歸也見鄉之子弟導宣 上德俾習為孝弟忠信之行出為時用是亦報國之一端若區區倣賀季真盤旋於鑑湖一曲間自逸之計則得矣豈士君子之所望哉瀛亦耄矣 詔許獻歲歸田乃於先生之行歷敘其故非惟贈先生也亦竊思以自勗焉

送胡十判官西還詩序



牽情綴思莫難於別離感物成聲莫踰於歌咏是以漢士有河  
梁之賦唐人有芳園之集蓋將序禮焯勤宣休垂烈媿燕饗於  
周詩準樂律於商雅者也安定胡十判官辨章公之嫺弟也穎  
標比栢茂質方瓊苞韞三靈之秀漱濯六藝之府發為葩藻思  
傲枚鄒徵諸謀猷欲攀管樂頃縮貳車之綬僉偉右轄之選安  
西之幕府多才鳳閣之舍人有格遽投華簪尋盟杜若來游建  
業光映薦紳晴招鍾阜之雲曉勺秦淮之水冲襟孕浴清聞流  
滋暨其西還無不東企於是割鯨人之春綃擷鸞女之秋綺五  
色爭燦八音允和既合比興之則不殊韶濩之奏爽氣浮游於  
旌夜光陸離於行橐不鄙疏才得題雅製爰擊瓦缶之謔用相  
驪駒之什其詩曰 白鴈響遙渚丹葉飮山樊繁霜一何膠蕭

晨孕枯寒激中方成紆別遠良獨難江筵有笙匏纖箏扇微翰  
欲奏陽阿曲芳懷注幽散情長江流促人遐岡勢漫何以寄所  
思袖有翠蘭玕刻作雙松栢持之綴君鞶

送和贊善北歸養母詩序

太原和君希文呂忠蕭公之高第弟子也在勝國時肄業成均  
通詩之傳疏積試八分將與有祿食俄丁外艱而去養母太行  
山中飲水著書以為樂以翰林待制徵不起已而中原板蕩六  
臣名將爭辟以為屬亦不起會兵荒相仍暴軍掠人以充糧所  
向殆盡唯希文堡障獲完希文昆弟之孤女十有六人當艱難  
險阻之中希文又能保全携持而卒歸於士族故人見希文者  
咸稱之為卓行云入我 國朝大將軍徐魏公聞其名薦而起

之希文即東裝就道見 止於治朝與語甚悅擢為刑部郎中  
未幾遷 太子贊善大夫日侍書 東朝間嘗陳其情素云小  
臣有母春秋之高至八十有四無他兄弟以為養臣行年亦且  
六十雖有子僅四歲耳烏鳥私情其能自己乎言訖潸然出涕  
東朝以其言聞 上惻然憫之即日遣北還夫君子之為學劬  
簡編億精神窮年矻矻猶以為未足豈務為譁世取寵之具哉  
亦曰學為忠與孝耳然其道無二致能忠於君必能孝其親希  
文以胃監之俊英雖出而仕而念母之切惓惓不少忘所以終  
遂歸養之志希文亦知所以致此者乎蓋生逢 有道之朝  
皇上執孝道以御天下故希文朝有請而夕戒塗也希文之還  
服五綵爛斑之衣戲舞親側升堂為壽宜曰此非兒所能

天子之恩也者壽之朋簪纓之儔聞希文之歸必行筆授餼委  
曲相問勞又宜曰此 天子之恩非某所能也州里從游之彥  
嘗受經希文者必羅拜後先問 朝廷所以遣還之故又宜曰  
此非予所能 天子之恩也希文果能之則誠知歸美報上之  
義而無愧於學詩者矣雖然希文固卓行之士其能全家以智  
活鄉黨以仁裁出處以義固人之所難能然希文不可以是而  
自足尤當增益其所學他時杖策重來推內聖外王之道以輔  
我 國家上躋唐虞三代之盛使事功勒之鼎彝名氏升於史  
冊方無負忠肅公之教不可徇一夫之私行而遽已也傳曰求  
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予蓋於希文望之

送葉別乘之官通州詩序

括蒼葉君景龍新拜通州別乘之命將之官前御史尚書劉

公伯温為率朝署簪纓之賢及山林華藻之士以杜甫詩勳業

頻看鏡行藏獨倚樓為韻賦詩餞之請予為之序余謂景龍生

名宦之家自幼習聞詩書禮樂之懿誰不知之弗俟余言也其

飭已廉介操心仁恕每有及物之功弗俟予言也至於踐則中

外涉歷確切物態民情無不能周知亦弗俟余言也無已則有

一焉聖天子在上所以宵衣旰食不敢自暇逸者豈非

為斯民乎一州之民欲藉以安者得非托之景龍乎景龍務勗

焉可也予與景龍之兄景淵使君遊姓雖異情則兄弟也於是

為序其事復摠用前韻作詩十解繫之首簡云詩曰

大明麗層霄青芝吐葢蓋物微且瑞世人當建奇勳一而兄我

所敬華皓見須鬣謝却山中雲遑遑贊王業解矧君才思多錦

綉照青春搗文追馬卿賦詩學李頻解鶴汀接清煦蕙幌怯新

寒引尊連月吸倚劍帶花看解一從離巖扁十年服官政炙燈

竹素間無一非龜鏡解五朱衣佩銀魚光彩耀一城自顧室罄懸

無以贈君行解六幸有綠綺琴寶之如珩璜願若日彈之勿遣匣

中藏解七一彈澆風淳再彈民生足衆生藿藿中行見翹松獨解八

栩栩亦有徒如君世寧幾不見庭前竹迎風自相倚解九官道午

別別君重離憂相思定向處鄰笛起江樓解十

送安南使臣杜舜卿序

天眷有德戡定四方以靖安生民於是我皇帝龍飛淮右伏

劍渡江天下豪傑雲合景從一鼓而江南平再鼓而汴洛定三

...

鼓而齊魯晉秦以寧四鼓而幽燕遼朔悉入版圖曆數攸歸大  
統以正德威所及雷動風行浩浩蕩蕩覃及無際于時安南國  
王陳日燿鼓舞 皇化遣使稱臣 帝嘉其嚮慕之誠 詔翰  
林侍讀學士臣張以寧典簿臣牛諒賜以印綬仍其舊封為王  
使者齋 詔而行未及國而王薨其世子日燿繼志述事守禮  
惟謹遣陪臣少中大夫杜舜卿告哀于朝請嗣厥位 帝帥群  
臣素服受舜卿見於西苑之幄殿慰問良久 皇情盡然傷悼  
退而嘆曰日燿率先內附朕意西南之民將有攸賴不知賢王  
何去朕之急也遂親御翰墨為文一通以祭之辭意悽惻讀者  
感動即日翰林編脩官臣王濂吏部主事臣林唐臣奉 命以  
往且 詔世子王其國取前使者所護王印授之其 德至渥

也嗚呼 皇帝君臨萬國如天日之照光無不被而王之父子  
能守臣節如江水之流勢無不東上以德而化下下以誠而事  
上君臣之遇合可謂千載一時者矣然而漢置九郡而交趾居  
其一唐分嶺南為二道置節度立五管而安南亦隸焉地雖僻  
在炎徼涵濡中華聲教者已久固能尊事大國確守臣職昭被  
宸眷克保其土地人民與我 國家相為悠久播之方今傳之  
後世書之信史嘉名美績焜燿鏗錡當非他國之君所可及不  
亦盛歟在昔之時君子有行役者必賦詩以閔其勤今舜卿崎  
嶇萬里而來中朝士大夫皆念其賢勞於其還也發為咏歌以  
道其事夫道宣 上德而布之四方者史臣之事也濂雖不敏  
乃本諸作詩者之意而為之敘云

送陶九成辭官歸華亭序

君子其可必於仕乎曰否可以仕可以不仕曰仕而不仕亦繫其逢乎曰否可仕而不仕不可也不仕而強於仕亦不可也唯其義而已曰義之所在奈何曰義者宜也當其可之謂也欲當其可非守道君子其亦戛戛乎難矣哉嗚呼斯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其次焉者斯可矣天台陶宗儀九成有學之士也僑居華亭之泗涇飲水著書多至一百餘卷會朝廷設六科以來賢郡守遂以九成爲薦將授之以官九成慨然曰不仕古云無義當草昧之初兵戈不息法制未定民氣未蘇吾不可以不仕不仕何以解生民倒懸懸哉今天清地寧六合一家論道經邦皆獲龍稷契之彥趨事夙功多讜黃姬宋之儔四方人士樂

觀治化之成羸糧而馳菴菴動千餘人無事於吾也吾可以不仕矣去而爲巢父爲許由巖子陵擊壤而歌以爲太平之幸民不亦可乎白之銓曹銓允之列之丞相府相君嘉之於是九成翩然東歸薦紳之家咸喟曰九成之出處其亦合於義哉或曰非是之謂也九成有弟曰宗傳近擢代縣今日宗儒妙東爲選曹郎官九成之意以謂一家不可以俱仕恐妨進賢之路故力辭之不特如前所云而已也曰是未知九成者也九成伯仲之才不爲不美矣其問學不爲不充矣九成之志豈不欲如河東之三薛清江之三孔虎林之三沈番陽之三洪輩英聲於當時樹芳烈於後世其所以果於辭榮而謝寵者亦度其時可以不仕也避嫌云乎哉雖然九成之歸也結廬泗涇之上日坐

皇比橫經而講肄之子弟從之者皆知所以孝弟忠信出而事君又皆知能致其身之義九成有功於國比於他仕者留心簿書期會而不知教化者又爲何如哉苟謂之仕亦可也抑予聞國家稽古右文大興文治嚴禁林清切之選增成均弟子之員有如九成之賢其在所棄乎在所取乎九成行哉席不及暖突不暇黔予知鶴書之赴隴矣九成必不能於果不仕矣九成行哉

送國子正蘇君還金華山中序

同郡蘇君平仲成均教胄子者五年近臣有薦其才於上者即日召見親擢爲國史編摩之職平仲請丞相府辭曰禁林地望清切日侍天子左右備顧問區區幼有曠疾雖詹通文史

誠不足以堪之敢辭丞相以聞上亦弗之彊已而銓曹將別奏官之平仲念去親日久望天末飛雲慨然有感于中復走白丞相許之戒行李且有日與平仲游者重惜其去咸發爲聲詩而以首簡授予序平仲子素敬畏者也將何言哉以論乎家世則三蘇之名聞天下其隆德重望至今與岷峨爭雄遺書流落四海日星赫而風霆噴璇玉綴而瑤球懸韶鈞鳴而律呂諧師表百世人無異辭奚藉予之言哉以論乎學術則嚆嚳鄉學之懿遡淵源於伊洛蹈軌轍於關閩義理精微析如蠶絲訓攷是非判若白黑亦既心疑而身履之矣又奚藉於予之言哉以論乎辭章則體裁嚴比姿態橫逸如春陽被物或根或莖或卉或條或木或太或圓或偏各隨其物而暢之無有同者其視膠滯

一體守常而不變者何如也是故大夫士卿公欲文詞者必曰我徵之蘇君也隱逸及方外之人欲求文者必曰我徵之蘇君也平仲之令聞勃然興燁然不可遏又奚藉予之言哉無已則有一焉古者國有國史下至閭巷之間亦有閭史皆據官守勿失紀善惡以示勸戒其國史之法見乎書備乎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殆猶山嶽之有定形不可易者太史遷別出新意輕變編年之舊創爲十二紀以序帝王十表以貫歲月八書以述政事三十世家以錄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十廢歷代史官遵之而春秋之義類隱矣荀悅蕭穎士頗譏之而未能大有匡逮至司馬溫國公光始取法於春秋采繫國家盛衰生民休戚之事起周威烈王訖于五代成一家言號曰資

治通鑑劉恕直謂非遷之所可擬蓋公論云然五代之後而宋承之宋之後而元承之宋有李燾雖嘗著爲編年異同之論皆並存之蓋不敢當作者之任特廣記備言以俟刪削元史幸新脩縱有漏遺十四朝之行事亦頗粲然可觀有能蒐纂以續司馬之書者將不在今日乎平仲學術之富如此而辭章之美又如此其東還也晨昏定省之餘集諸俊英繕閱新舊所藏獨操筆削而成百代不刊之典將不在平仲乎平仲之家少公以馬遷淺近不學疎略輕信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記成古史一書至今傳之平仲因其家世之懿肆其鑒裁之公使人稱之曰蘇氏一門世濟其美將不在吾平仲乎予也不敏以荒唐之學雜九庸之識嘗思有所著作玩時愒日莫能就緒今年已

邁矣雙鬢皤矣形骸弗強而精神寢衰矣徒持寸管爲無用空  
文以應四方之求日不暇給苟不於平仲是望果誰望乎平仲  
將行率六館之士祖餞於龍江之上瞻晴雲之孤飛觀白日之  
易流酌巨觥而屬平仲曰歲不我與睽離之言不足以汙平仲  
予之所深望者不朽之盛事鑑世之元龜也平仲幸聽之願舉  
此觴爲壽平仲曰敢不唯吾子之命一飲輒盡於是抗手而別

送翁好古教授廣州序

郡府之設教授自宋之中世始然不輕以畀人嚴立試法即舍  
人院受題呈大義五道文入等者方白省臣用焉復慮無以統  
臨之也別設官提其綱要司其舉刺驗其惰勤而惟恐有不及  
至於間里有出爲句讀師者亦必從所隸屬陳試經義弗悖于

理者始聽其法至詳且密矣或者猶病其不法三代大小學爲  
教而徒泥於訓故文詞之間嗚呼可謂難矣近代以來急於簿  
書期會而視教民爲悠緩司學計者以歲月序遷豪右海商行  
賕覓薦往往來倚講席雖有一二君子獲廁其中孤薰而群猶  
一鼓吻一投足輒與之柄鑿唯彼飲食是務號稱子游氏之賤  
儒者日夕與居是故稍勵庶隅者不願入學而學行章章有聞  
者未必盡出於弟子員論至於此寧不爲之長嘔今我

皇明一遵三代爲治初入小學習以禮樂射數及升大學則明  
修己治人之道且爲之擇師尤慎府設教授一員必試經義於  
銓曹文既中格然後白宰相署牘俾權教職三年有成始令爲  
真其視宋益加密矣四方風動無不淬礪濯磨以思顯所學當



是時越有翁君好古舊以名經舉進士無工古文辭有司薦之  
于朝將官于州縣好古以目青辭衆惜其才不忍聽其去乃試  
教官用爲蔚州教授瀕行陶參政中立朱太史伯賢既各有序  
贈之好古復來徵予言予聞之師曰牧伯以政爲治校官以教  
輔治其職蓋鈞重矣夫以一韋布之儒獲際昌辰與牧伯分庭  
抗禮得以施化民成俗之道誠非細故哉好古之行也靈承  
皇上法古興學之意而盡革近代循習苟簡之弊閭里之句讀  
師必月會之授以彙倫大義使漸摩誘掖之庶幾相率而爲進  
德之歸時雖不設提舉官而府尹之統漚部使者之所覈實其  
法尤嚴也豈無以好古學政之善聞于上者好古勗哉毋徒  
泥訓故之繁文爲也毋徒溺藻麗之詞章爲也好古勗哉

送會稽景德輝教授鄉郡序

成周之時自國都以達于家于黨于術無不置學學必立師師  
必以仕焉而止及道明德充者爲之然以其國之賢還教其國  
之人不翅父兄之臨子弟名實之素孚而不藐然無聞也情文  
之素稔而不渙然無屬也於是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秩秩而相  
親欣欣以相愛恩義兩盡薰爲太和德成材達有非後世之所  
能及也會稽士諸侯之國今爲浙河東大郡會學官闢教授貢  
鄉之子余咸曰宜焉而行醇惟我景先生則然其黃髮老成人  
又曰搗膺經腹朝夕不自廢者述成書惟我景公則然既而郡  
僚聞之府公亦聞之相與謀曰府庠之無師二千石之責也景  
君之賢信如子弟老成人之謂以鄉人之所尊而爲鄉弟子之

所師未見其不可也。蓋上其事於選曹乎？選曹既從其請，試景君以春秋經義一通自于丞相府報下。如童景君將東還，泣教事詞林，編摩之業成均，宿學之士藩府，宿僚之賢咸造文，若詩祭之而以首簡授。嗚呼！嗟夫！師道之不立也久矣，願求其故。後世拘於選格，多用異邦人爲之師，其實未易學，其情未易稔。往往若秦越之相視，日夜幸代者之至，則望望然去矣。今景君之獨能致是者，何哉？亦曰：聖天子在上，旰食宵衣以成周爲法，然後得遂其所志。如斯爾，景君之行也。當思南海羣賢之子孫咸萃是邦，或以德行文辭著，或以道學政事聞，世之相去未遠也。文獻猶有足徵，景君能於此盡心焉，則移風易俗之效將粲然可觀矣。若曰：吾耄及之，他尚何所圖？不過便祿養於菽梓之邦而已。豈惟非鄉之父兄子弟之所望，雖瀛亦將致尤於景君。瀛知景君決不爾也。故人有宋無逸，許時用二君亦鄉先生也。聞景君講道於鄉也，其將有以翼助之哉！景君名昇，其字爲德輝云。

送許存禮赴北平教授任序

鴻儒之胄，傳經爲難。非臧髓以探肌，蓋鉤深而致遠。欲承家學，罔匪俊賢。景伯之貫五經，仲師之明三統，咸號善繼。致宣今聲，有如婺郡許文懿公爲武夷之世適，作寓內之人師。繭絲馬鬣，析理義之精微，粉墨鉛黃發箋文之樞要。完經翼傳，著述滿家。簞食瓢飲，肥遯終世。其克生於今子，遂允蹈於前猷。務純楛以自持，歛華英而弗耀。倡道丹溪，衿佩空集。揚徽京輦，薦牘交馳。

天池卒馳於鯁鵬鍾阜竟辭於猿鶴於是上名宰府試藝銓曹  
典五教於北藩列諸生於東序朝紳悅懌侯服推尊斜川無愧  
於小坡西平咸稱爲有子况當勝國之都嘗爲人物之藪教鐸  
斯振壹是詔渥之音藝圃深培好見菁莪之盛如濼不敏比德  
知慚秋髮盈簪慨年華之易邁春花夢筆覺文彩之已非粗叨  
鼎鍾之榮敢忘桑梓之敬偶他鄉之相遇慰昔日之襟期把酒  
臨風高情闊朗炙燈論道玄義昭融胡墨突之未黔遽江帆之  
催發雖無藻思強綴蕪辭繼前古之芳音首群英之雅製云爾  
詩曰  
有苑者柳生于河麋折以送子而興我懷我懷伊何鄉之文獻  
人遠言微不絕如綫之子之生實紹前徽彬彬其文郁郁其儀

蘭在遠林其香必芬豈期人知人輒有聞我傳我經其謨孔臧  
以迪以將以牖其衷叶遙遙北藩在燕之墟上俗勁悍柔以書  
詩不見白雲英英在山起而爲澤卉木斯蕃教雨之施功亦如  
此苟專丘壑孰爲杞梓學貴有用於子實多目送征颿其如別  
何其如別何獻此春酒後夜相思白月在柳洪武九年正月十  
八日

送東陽馬生序

余幼時即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  
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水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  
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余因得徧觀群書既加  
冠益慕聖賢之道又憲無碩師名父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

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重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欣悅則又請焉故余雖愚幸獲有所聞當余之從師也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勁不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燁然若神人余則緼袍弊衣處其間略無慕豔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余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耄老未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承 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坐備顧問四海亦謬稱其氏名况才之過於余者乎今諸生學於太學縣官日有廩稍之供父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廈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爲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錄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余之專耳豈他人之過哉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余朝京師生以鄉人子謁余謨長書以爲贊辭其暢達與之論辨言和而色夷自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爲學之難以告之謂余勉鄉人以學者余之志也詆我夸際遇之盛而驕鄉人者豈知予者哉

送王文問序

上既立太學以育才俊士六七年間竒能足用之人駢興錯出  
布列乎內外為政咸有可稱已而慮文學之臣未多見也乃  
詔丞相御史大夫擇弟子貞實美而能文者得三十有五人命  
博士躬與之講說日程其業而歲望其功丞相召諸生喻

上旨以為古之有文學者若游夏以降漢之司馬遷班固唐之  
韓愈宋之歐陽脩蘇軾皆傑然自立於世後世從而師之至今  
不衰諸生何異於斯人哉烏可以不勉皆謝而退莫不思自奮  
援以稱上意 上猶恐待之或未至也十二年春復 詔大臣  
曰朕甚欲尊顯諸生慮其未悉吾意諸生入學之日久矣其令  
歸省其親賜其二親帛各四疋有妻孥者携以來月與粟錢務  
得其歡心勿惜有司費於是會稽王生文問承命將還造余請

曰上之恩諸生者至矣文問未知所報願有以教之自昔國  
家之興駿功溢宇內盛氣溥日月天地為之磅礴山嶽為之動  
搖必有異才之士出而宣之然後上下得其序神人和而庶物  
育否則災害生焉 皇上有天下今一紀憲章文物無讓古  
昔思得異才出而宣揚盛美播于無窮而諸生適逢其時一何  
休哉是詔一出凡含聲鼓喙者皆當奮躍以效才技况諸生躬  
承其寵而日觀其盛烏可不思報也士之有文者患不逢治世  
逢治世患乎無位不得被於人諸生以美才際盛時顯位可必  
取誠能以游夏自視如 上之所期豈非誠有志者哉文問歸  
見余友梁先生故太學師也尚從而質焉

送陳庭學序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萬里陸有劍閣棧道之險水  
有瞿唐滬頰之虞跨馬行篳竹間山高者累旬日不見其巔際  
臨上而俯視絕壑萬仞杳莫測其所窮肝膽為之掉栗水行則  
江石悍利波惡渦詭舟一失勢尺寸輒糜碎土沉下飽魚鼈其  
難至如此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遊非材有文者縱遊無所得  
非壯彊者多老死于其地嗜奇之士恨焉天台陳君庭學能為  
詩由中書左司掾屢從大將北征有勞擢四川都指揮司照磨  
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楊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侯  
之所居英雄俊傑戰攻駐守之跡詩人文士遊眺飲射賦咏歌  
呼之所庭學無不歷覽既覽必發為詩以紀其景物時世之變  
於是其詩益工越三年以例自免歸會余於京師其氣愈充其

語愈壯其志意愈高蓋得於山水之助者侈矣余甚自愧方余  
少時嘗有志於出遊天下顧以學未成而不暇及年壯可出而  
四方兵起無所投足逮今 聖主興而宇內定極海之際合為  
一家而余齒已加耄矣欲如庭學之遊尚可得乎然吾聞古之  
賢士若顏回原憲皆坐守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常充然有若  
囊括于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無有出於山水之外者乎庭學  
其試歸而求焉苟有所得則以告余余將不一愧而已也

送會稽金生序

余居京師十餘年四方賢士從余遊者衆矣晚得某生之才余  
愛之既甚凡見其鄉閭及所與交遊之人無不愛也今年某生  
以其友太學郭生濬來見郭生與某生同邑出其文數十篇讀

之善馳驟可喜與之語義理蔚然余又愛之既而郭生又以其  
同舍會稽金文舉訪予且稱文舉交朋友有義見人有才者事  
之惟恐不至善爲詩太學之論詩者必稱之余又以愛郭生者  
愛焉天下之人不肖者常多而材者常少不肖者如野蒿山樗  
不培而自長材者如靈芝瑞木舉世不一二見靈芝瑞木之不  
易得如此見者苟不愛之非無目之人必無識者也是豈人情  
哉自昔國家盛時材士布列于朝與其同時者且猶愛之况今  
喪亂之餘斯道之不絕者如髮則才之生於此時者尤不易得  
也其可不加愛乎予怪世之士爲識不弘見有才者位尊則忌  
其蔽吾名年少則惡其分吾譽交排競訐傷至公之道蓋知其  
與郭之交薦其友爲可愛而喜文舉愛才之心爲足取也及文  
舉將歸省其親某生爲之求言余故以愛才之說告之使見文  
舉者若觀靈芝瑞木然而毋蹈余之所推也

送李生序

善觀璞者不觀其形而觀其色善觀人者不於其材而於其氣  
形可僞也色不可僞也材可強也氣不可強也摩其外輝然而  
溫栗然而潤人雖賤之吾必以爲良玉矣叩其氣肆然而直浩  
然而正雖未措於用吾必以爲美才矣古之育才者不求其多  
才而惟養其氣培之以道德而使之純厲之以行義而使之高  
節之以禮而使之不亂薰之以樂而使之成化及其氣充而才  
達惟其所用而無不能加以天下之大事而不勞優之於廟  
堂之上而不變窮之於荒陬陋巷而不憂其中有所受而然也

故惟有所受者然後能有所爲譬之大海然百川之灌千載之積受之而不辭然後能培萬彙載舟楫而不難汗潢之水一葉加之則勝浮之以極則沉矣故君子貴乎有養也臨海亭生宗魯在太學侃侃自許不逐時輩俯仰囊無一金之貲處之恒無憂色是非其氣之足恃能然耶彼見寶貨而喜者死於寶貨者也以困貧爲憂者終於困貧者也故惟安貧賤而後能脫貧賤輕富貴而後能享富貴安貧賤而輕富貴非善養氣者烏能爾耶生之氣美矣能養之以道吾未見其終貧賤也今年生歸拜其親其友其爲之請且言生以布衣歸未有以慰其親請以言榮之余言不足以榮生或者因余之言以求生則知生之所得者過於人遠矣

初刊宋學士全集卷之八



